

雨花

文学期刊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796 期

主 编 朱 辉

副主编 育 邦

编辑部主任
向迅
发稿编辑
向迅
韩松刚
何燕婷
李冰
任一琼
育邦
朱辉

校对
李冰
任一琼

装帧设计
韦枫

艺术·主持
毛焰

雨花 每月1日出版
刊期 月刊
创刊年 1957年
主管、主办单位 江苏省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 雨花编辑部

主编 朱辉
刊号 ISSN1005-9059CN32-1069/I
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

邮编 210019
电话 025-86486043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总发行 江苏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8-29
定价 12.00元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发行代号 M4222 (北京339邮箱)

排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顺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应天大街388号)
本刊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请
向承印厂调换
广告经营许可证 3201004950034

4 丁帆专栏·山高水长
先生素描(十)
——乡村先生素描
[丁帆]

10 短篇小说
左拉的电影
[罗鸣]
江春晓/26
[顾前]
胆小的酷吏/35
[成都凸凹]
门响/45
[汤涛]
抱窝鸡/52
[张宜春]

62 文学苏军
赞美之夜(短篇小说)
[李黎]
中年危机与中产阶级焦虑的
深描
——评李黎《赞美之夜》/76
[刘小波]

C O N T E N T S

79

散文现场

海角无声

[端木赐]

热闹场/87

[容铮]

苏三离了洪洞县/93

[王顺法]

以书为友，与石作伴

——且说耄耋文人之乐/98

[徐兆淮]

101

上阵父子兵

黄麻抓阄（短篇小说）

/102

[晓苏]

一种彻底的幽灵（随笔）

/110

[苏也]

爱讲故事的人

——《黄麻抓阄》责编手记

/117

[李冰]

119

文学评弹

虚构的生活与非虚构写作

[张艳梅]

创作题材的多元选择

——“江苏文学新秀双月谈”

陶林、严正冬专场/124

本刊已被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即视为作者同意被收录，并将该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和电子信息网络传播权、无线增值业务权等授权本刊使用。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费。如作者不同意作品被以上述方式使用，请在投稿时向本刊申明。

本刊因人力有限，来稿一律不退，敬请作者自留底稿。欢迎投稿，稿件勿寄个人，以免延误。

电子信箱：yuhuawenxueqikan@163.com 法律顾问：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周连勇律师

左拉的电影

罗 鸣

我们好久没有左拉的消息了，前几天在微信群里一直看见有人找他，他也没有出来说话。左拉是地道的中国人，黄色的皮肤。他曾经对我们说过，他的父亲在世时是一个作家，叫左什么的，好像谁也没有听说过，但他为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自豪，也知道这是一个法国大文豪的音译名。他不喜欢舞文弄墨，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他在大学学的是理工科。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马德是他大学同学，我也是通过马德认识左拉的。这几年间，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混得很熟。左拉喜欢召集人在晚上一起喝酒，在酒桌上，我能见到许多衣着光鲜、有头有脸的人物，除了他和我们几个老熟人之外，其他人像走马灯一样在酒桌间换来换去，今天是王总、李总，明天就是张总、马总，当然还有刘局、赵处等等。他的朋友游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高堂楼宇之间。左拉身材魁梧、身体健硕，他的酒量很大，很少看见有人能把他喝趴在桌上。他会摇摇晃晃地抢先把单买了，然后又满面红光地吆喝大家一起去歌厅。听歌，听别人唱歌是他酒后的一大乐事。他喜欢为我们喊女孩，不管你愿不愿意，一进房间，就能从这些女孩的态度上看出来，他是这种地方的常客。

没有他的消息，我并不在意。

撇开我的好朋友马德，我和他有几次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晚餐前喝下午茶，或者是深夜从歌厅里出来吃宵夜。他说过他喜欢和我在一起，还经常主动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其实，我知道他喜欢我什么，和他那些一样性格张扬的朋友相比，我是比较有耐心听他把话说完的人。

听说你是个作家，你能把你写的东西拿给我看看吗？他只是一说而已，说完就忘了，我也不希望他对我的小说说三道四。倒是有一次，他又问我最近有没有写小说，还没等我回答，他突然表情凝重起来，眼望着别处，若有所思。我猜想他一定是想起了他已经去世的父亲。他在酒桌上向他的朋友介绍我是一个作家时，总是要加上一句，他的东西很牛逼，下次让你们看看。连我自己都想笑，我的文章他一个字都没看过，但也没办法，俗话说得好，如果不让他吹点牛皮，他会死的。现在还有谁会去看小说，大家都忙得要死，为各自的物质梦想而奋斗。我出现在他们身边，只是酒桌上的点缀而已，这个我心里明白。

你写一个剧本，我把它买下来。有一次下午喝茶的时候他对我说，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搞电影，我也想试试。这是在一年前，下午温暖的阳光照在露台的咖啡桌上，也照在我的身上，他坐在阳光的阴影之中。他的表情总让人捉摸不透。当时我认为他是心血来潮，以后很长时间，也没听他再提起这件事。

第一次见到他，马德向我介绍说，

这是左总，然后说是什么公司，我没听清楚。如今给人发名片已经不时髦了。当时他魁梧的身躯、洪亮的嗓音让我有点自惭形秽。我私下问过马德，左拉是干什么的，马德说他也搞不太清楚，好像是搞什么投资的。但他认识的人多，神通广大，马德补充说。马德也是生意人，在商海里浸泡了很久，但我知道他和左拉之间很少有生意来往。我不知道为什么。估计问了马德也不愿意说。

大概几个月前的一天下午，我接到左拉的一个电话。他说，你这几天有空吗？我们出去转转。还没等我犹豫，他接着说，你准备几天换洗的衣服，我马上派人开车去接你。

我想想这也不错，到外面走走，换换空气。我有好久写不出东西了。

有人在微信群里问，你们最近有人见到过左拉吗？

然后有人回应说，我也在找他。这家伙不知跑哪去了。

我也好久没见到他了，我有点想他，尤其在傍晚快吃晚饭的时候。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但在手机短信里问了一句，你还在南京吗？他没有回。

又有人在微信里说，他的电话打不通。

以往那些觥筹交错的日子里，连续几个晚上推杯换盏让我真的有点怕他，怕他在下午突然给你打来电话，而你刚刚清醒安静下来，准备动手写一点东西。然后就是一条短信，发来某某饭店的地址。明天，明天晚上也需要你出来一下。你匆匆赶到，今天

的酒杯还没有端起来，他已经跟你这样约了。

那段时间，我说的谎话比我前四十年还要多。我的父亲生病了，我正在医院；我的丈母娘生病了，我正在医院；我老婆腿受伤了，我正在医院……去他娘的，有时我为了躲他的酒，把家里亲人都诅咒光了。

他从来不和我们认真谈他的工作，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公司和他的家我们都没有去过。晚上他喝了再多的酒也不让别人送他，我曾经听人私下说，他有好几个情人，晚上轮流住在她们那里。我在酒桌上倒是看到一些漂亮女人向他敬酒示好，他既不过度热情，也不冷漠，像鳝鱼滑行于手掌之间。

我在群里说，左总好久没请我们喝酒了。还发了一张笑脸。

没人跟话。

过了很久，有人在群里对我说，作家，你知道左拉现在在哪吗？

这个群的名称叫“我们爱喝酒”，是左拉建的。几个月前，他把我拉了进去。群里有三十多人，大多都是左拉生意场上的朋友，相互称呼都是什么什么总的，绝大多数人我也都在左拉的酒宴上见过，但却不能一一对上号。我很少在群里看到他们聊自己生意上的事情，和生意或者当前经济情况有关的文章也都是转发的。倒是经常有人发一些比如“昨晚喝多了，老婆没让上床”之类的话，惹得大家一起跟在后面相互调笑，矛头指向左拉。就在这时，左拉会马上发一个今晚聚会的地址，又会让几个人在群里热火

朝天地商量怎样在酒桌上搞倒左拉。

我在群里对那人说，我也在找他。

这段时间，群里很冷清。大多数人一直潜水沉默着。没有以前热热闹闹、你吵我骂的情景。

我试着打左拉的手机，通了，但没人接。

黑色的奔驰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在阳台上已遥望等待了很久。在城市里待久了，你会感到厌倦，有时连思考都会让你绝望。白天我几乎足不出户，一大早就坐在书房里，面对着电脑，或者随手翻着手边的书籍。一天的静坐会让你寂寞。所以对左拉这些年晚宴的邀请，很多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

能离开城市出去走走真的很好。

这辆奔驰车以前我见过，如果晚宴结束得早大家都叫嚷要散的时候，左拉会打电话让人开车来接他。一直是这辆车，他从不顺带一个人，在众人注视下，车子扬长而去。没人知道开去什么地方。开车的是一个叫小王的瘦瘦的年轻人，有时会下车和我们打个招呼，散散烟，搀扶一下左拉上车；更多的时候，他表情严肃地坐在驾驶座上，抽着烟，等候左拉上车。

小王从车里出来，站在楼下，点着一支烟，手里拿着手机，看情形要给我打电话。他不经意抬头看见我站在阳台上，朝我挥手。我在楼上朝他喊，我马上下来。

车上只有小王一个人，看来他是专程来接我的。我们这是去哪里？我拎着一小包行李快速地跑下楼，上了车，我坐在后排。在车上我问。

江北。他说。

远吗？

不太远。

什么地方？

不清楚，有定位。

他的话出奇得少。我便打消了在路面上和他聊天的愿望。人坐在这种车里面很舒服，车里放着轻音乐，在市区内车速很慢。小王开车很稳。在车上绕城高架之前，他把车停在一家苏果便利店门口。我看见他从店里出来，双手捧着一箱五粮液酒，放进车后备箱里，然后又朝店里走去。我在车上朝他喊，要我帮忙吗？他说，不用。我看着他又搬了一箱“梦之蓝”上车。

车上了高架。我说，看来酒又不能少喝了。

他在前面笑出声来。

酒是一定要喝的，而且喝得畅快、放松。我已经在想象晚上和左拉喝酒的情形。车子穿过过江隧道，到了江北，上了省级高速，朝着安徽的方向疾驶。公路两旁的田野里，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正在绽放，和道旁的野花绿树以及远处的青山白云融合在一起，乡间的气息扑面而来。

哪怕在田地里走走也不错。我想。

车子拐进乡镇小道，车速慢了下来，也有些颠簸。在一个岔路口，小王把车停下，他回头对我说，你下车休息一下，我给左总打个电话。

我下车站在一个水渠边抽烟，有点贪婪地嗅着路边野花和田地里油菜花的芳香，看着他在离我不远处打电话。他拿着手机不停地点头，又朝前方一片连绵的山丘里望去。看来他也

是第一次来，我想。

我们上车朝着那山里开去。他对我说，左总他们已经到了，在等你，我们已经不远了。这时候天已经有些灰暗了，我看了一下时间，在路上已经快两个小时了。他开着车在蜿蜒的山道上慢慢前行，翠竹青峦，山上植物茂密，光线照不进来，他把车大灯开着。

真蛮远的，我说。

是的。他回应一下。

把你送到，我晚上还要赶回南京。他说，语气还是不急不缓。

你今晚不住在那里？我有点诧异。

不了，晚上回去还要接人。

车子从山道上拐进去，到了接近山顶的地方又往下开。拐过一个弯，夕阳山色下，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在四面群山环绕的山坳间，竟然有一块很大的水面，像是人工修建的水库。夕阳映照在水面上去，波光粼粼。小王把车开到临近水面的一排别墅前，他对我说，我们到了。

左拉打电话给我说要出去转转的时候，我就在猜想会有什么事情。这些年也已经习惯了，他不说，我也不多问。他在我所有人面前都有一些神秘感。你也许和他天天见面，可以在酒桌上尽情欢笑、畅快喝酒，但你不知道那时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也许他的高深莫测吸引了很多人。

有人把我和小王领进一间餐厅，金碧辉煌、灯光明亮的餐厅里，左拉和几个人已经坐在餐桌前。小王把手上的一箱酒放下，对左拉说，左总，

我马上回南京了。左拉说，好的，改日和你联系。我本来想对小王说把晚饭吃了再走，看左拉没有挽留之意也就算了。我也只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和小王点头道别。倒是左拉看见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朝我招手，指着他手边的空位，对身边人大声地说，我们的作家到了。

他以前对我不错，但这次格外热情。

其实过去的很多次场合，我都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事业蒸蒸日上的商人，在眼下这个时代趾高气扬，而我则是一个靠文字艰难度日的作家。我们不一样。但他在朋友间一直努力维护我那虚弱的尊严，这点我很感激他。我猜想也许有他父亲是个作家的缘故。有一次在酒桌上他说，如果有来生，我希望像我父亲一样当个作家，我一定会很牛逼。当时他还一脸真诚地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我们做生意的有多难。

马德对我说过，左拉大学期间也写过诗。

来，我们把酒举起来，一起喝一杯。我刚一落座，左拉就端起酒杯，对所有人说，并且率先仰起脖子一饮而尽。我们都站了起来，相互碰了一下酒杯。这里一共是七个人，有一个好像叫董总的我在南京见过，其他四人我是第一次见面，其中还有个年轻的女孩。

我感觉席间的气氛并不是很热闹。

坐下以后，左拉侧着身问我，这里怎样？

很不錯，我说，我们一路赶过来，景色非常好，就是没来得及仔细转转。

这个你不用担心，明天王总会安排我们一起在这山里转转，王总是这里的主人，我的老朋友了。他指着圆桌对面的一个秃顶、有点肥胖的男人说，我每年都要跑到王总这里住上几天，放松放松，喝喝酒，吃吃野味。

也没什么，这个面目慈善的王总客气地朝我笑笑说，我这地方也就是空气好、安静没人打扰，还能弄到点野味吃吃。他指着桌子中间很大一盘红烧鱼说，这条鱼就是左总下午才钓的，绝对野生没有污染。

我注意到桌子上的菜几乎都是大盘装的，还有许多明炉瓦罐，都是各种肉的杂烩，许多菜里都混杂着竹笋、菌菇，这是南京很少见的做法。这些菜很多早就放上桌了，还冒着热气，让人很有食欲。

看来他们一直在等我。

我们是不是再一起来一杯？左拉又端起酒杯。

他的另一侧一个男人说，你先介绍一下，让我们大家互相认识认识。

我们把刚端起的酒杯放下，一起注视着他。

忘了，忘了，左拉朝他侧过身去，笑着大声叫嚷起来，一端酒杯就把正事忘了，等我介绍完了大家再喝。

他从说话的男人开始介绍。

这是夏导，左拉向我们介绍，但主要是对我，所以他是看着我说的，著名的导演，拍过许多电影。我等待着，希望他能说出一些电影名字，但是左拉没有，也许是他想不起来了。他只能接着说一些空洞的溢美之词，态度很诚恳，只是少了“牛逼”这两个字。

我隔着左拉向这个男人点头，他没有反应，只是抱着双臂靠在椅背上，目光朝前直视。他表情严肃，好像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

我收回目光，点着一支烟自己抽着。

我反感这样的男人，总是自以为是，虽然他的头发有一大半已经白了，看样子比我们都要长一些。

左拉对他很恭敬，我看得出来，他一直面带微笑。

我想，刚才我没到之前，他们应该互相介绍认识了，即便是董总、王总和他们第一次见面。夏导让左拉介绍，肯定是说给我听的。他现在的举动也和导演的权威有关——他想让我明白，当然还有左拉。

我想起左拉曾经提过的电影。

夏导下手坐着的是摄影师，左拉介绍一半一时想不起来他的姓了，这个一头长发、表情有点腼腆的年轻人自己说，我是小钱。左拉接着他话说，钱老师这些年一直跟着夏导拍电影，夏导对他非常欣赏。

夏导脸上微微有点笑意。这个老头，我想他的脸一直绷着一定很难受。

这位美女叫许倩，电影编辑。左拉这回倒记得很清楚，他回头面向我说，你别看许美女很年轻，她已经写过很多大卖的电影剧本了。

吴老师，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许多你发表在杂志上的小说，而且我还有你的书。许倩接着左拉的话说。她的眼神顾盼生辉。这个女孩，她从我一进门来就一直盯着我笑，说话的时候笑容更加灿烂，给人很容易交流、

亲近的感觉。

吴老师，著名作家，我老朋友，左拉边介绍边对我说，我没和你提前打招呼，但我想你一定会帮我这个忙的，这几天在这里，你和我们美女编辑合作，帮忙搞一个剧本，大概情节我已经和夏导商量好了。

左拉的电影。

我回避许倩投射来的目光。我说，电影剧本我没写过，不懂……

左拉打断我说，你别谦虚，夏导之前特意看过你的小说，说你很会编故事。

一直沉默的夏导终于开口说，细节，我说的是细节。

我不再说什么。

等左拉介绍完他的投资合伙人董总，他又一次站起来举起酒杯，提议道，我们再一起喝一杯，为我们的合作愉快干杯。

我们都端起酒杯，从座位上站起来。只有夏导，还坐在椅子上。在我们的目光注视下，他缓缓地坐直身子，但没有去碰面前的酒杯。他的表情依旧阴沉。过了一会儿，他说，左总，我们今晚能不能少喝一点酒，过会儿还要谈剧本大纲，明天我还要赶回剧组去。

好的，好的。左拉尴尬地端着酒杯说，今天我们不喝多，总量控制。

我有把酒泼到夏导脸上的冲动。但是我没有。

以后回想山中那几日，那是一段并不很愉快的经历。虽然我们身边的风景很美，确实是难得一见的景色：

湖光山色、绿树青天、鸟语花香……但我的心境无法融入这种美好的自然之中。和人打交道，现实的无趣就像雾霾在我们身边扩散。我们必须争吵，从晚上的酒桌上孕育向以后那几日延伸。其实我不想成为争吵的主角。很多时候，我更愿做一个旁观者。夏导的盛气凌人，从一开始便让人反感，但令我失望的是左拉，他对待夏导委曲求全、满脸赔笑的态度更让人不舒服。那天晚上，我看见左拉离开座位去洗手间，我也跟了过去。我对左拉说，你是投资方，你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否则以后无法控制。在文艺圈里，我也多少知道点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他却笑着对我说，许倩这个小美女好像对你有意思，我特意把你们安排住在左右邻居，没人会打扰你们。

他想用手拍我的肩膀，我闪身躲开了。

酒宴很快地结束，可惜了那些山肴野蔌。夏导让大家畅快不起来。从左拉开始，几乎所有人被他阴沉的脸色笼罩着。我试图（也许是喝了酒的一时冲动，后来想想也无趣）破坏这种影响，频频站起来敬酒，与董总和王总一饮而尽。绕过夏导的座位，来到他的手下面前举杯邀请。但他们依旧收敛着，不时偷偷望一眼夏导。他们说话声音含混不清，笑声也不爽朗。

左拉一直侧身面朝夏导低着头和夏导说话，他面前的酒杯很少动过。这是我见到的第一次。我有点故意地站在他身后，我说，左总，我们喝一杯。我有意没有理会夏导。左拉站起来，勉强地和我碰了一下酒杯，我听见他

高声地说，老吴，我们过会儿快点结束吧，我们喝喝茶，聊一下剧本。他是故意说给夏导和所有人听的。

也许这部电影对他太重要了。

我们前后朝楼上的贵宾会客厅走去。王总在前面引导。董总走在我身边，他小声问我，吴老师，你酒没喝多吧。我摇摇头。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和左拉第一次投资电影，什么也搞不清楚，很多时候，还是……还是要靠夏导。我知道再往下说他会说什么。我回了一句，我知道，你放心。我决定下面尽量沉默，别坏了人家好事。进了会客厅，我找了一个边角的座位坐下。董总把我拽到靠近夏导主座的位置坐下，他坐在我原先的座位上。许倩给每个人发了一份电影故事的大纲，我草草看了一下。和我预料的一样，左拉的电影和他有关，也是叙述一个企业家成长、发迹的故事，当然这里面也有他的家庭生活、他的情感纠葛以及他的苦难沧桑，简单一点说，就是一个穷孩子（社会小混混？）如何变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显然他们都已经看过这个故事了，他们喝着茶在等我看完。左拉问我，吴老师，你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我一直在心里提醒自己尽量少表态，不要变成在座的敌人。

左拉说，结尾还可以改改，总是不满意，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想听听你的意见。

好多地方需要修改，夏导接着左拉的话说，有些细节非常生硬、俗套。这个老头说话语气总是咄咄逼人，但

他的声音还真好听，低沉而有磁性。

坐在我身边的许倩脸红了。她手上一直拿着笔。

我说，我再想想。这回我主动看着许倩说，我和许编辑一起商量商量。

其实我心里倒是同意夏导的意见。这就是一个俗套的电影。我不会告诉左拉的。

沉默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句话：左拉，你个狗日的，躲到哪里去了。

然后又是一条：别让我们找到你，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这些话就像当面指着左拉的鼻子说的。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看见第二条，我就知道这已经不是开玩笑。然后群里开始热闹起来，或者说全部爆发出来。类似“狗日的”“去你妈的”这类毫无斯文的词汇从这些老总那里一起发泄出来，满腔的仇恨就是让他们昔日的好友、如今的骗子左拉赶紧现身，然后抓住他把他放在柴火上炙烤。

和钱有关。

当然也有些比较理智的帖子。他们在分析找到左拉藏身之处的线索。我躺在床上拿着手机来来回回翻看这些帖子，一条一条紧跟着有点目不暇接。这时候已经临近深冬了，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很冷。虽然还有阳光，但只能透过窗户照到我头顶上很小一块的墙壁。我缩在被窝里，被窝也难以抵挡外面的寒冷。我在想，半年前我还在那个景色怡人的山间别墅里和左拉他们那一班人谈论（争论）电影剧

本。在左拉的房间里，他亲口对我许诺，等电影完成之后，他会给我一笔丰厚的报酬。我记得当时他说，我们是不是签一份合同，注明具体的金额。我说，算了，我是来帮忙的，电影拍完了再说吧。这么多年，他在我眼中是个守信用的男人。

许多人的钱都在左拉手上。他们一直信任左拉，在他的劝说下投资了这部电影。如今左拉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这么回事。我是不应该得到那笔报酬的，我并没有完成那个剧本，我把它丢给许倩，那个喜欢面带媚笑的女人。一开始我把她当做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看待，但是我错了。我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坐着小王的奔驰车回到南京。

我想到董总，左拉电影的合伙人。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商人。他也在这个群里，我来回翻看群里的微信，没有看到他发的消息。也许他和左拉一起跑路了？但我总感觉他不会。他的名片还放在我家里某个抽屉的角落里，翻一翻应该能找到。上面有他公司的地址。我想这些群里的老总们也一定有一张这样的名片，而且群里并没有人提到他。

在山中那几日，我感觉董总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总能看到他一脸焦虑地望着我们，晚上他会敲开我们客房的门，先说一些客套的话，然后用一些类似“大家都不容易”“我们目标一致”的话来熄灭我们这些人自以为是的怒火。他有时站在我们身后，我感觉他恨不得跑到我们面前，用双手来捂住我们争吵

的嘴。

也就是他私下告诉我，夏导一直坚决反对左拉扮演男主角的要求。

你的看法呢？那天在我的房间我问他。

他思考了半天，应该说很久。他才说，他们应该好好协商，左拉有他的难处。

怎么啦？我问。

他犹豫了半天才说，这部电影投资很大，夏导坚持要请名演员，只是……

他欲言又止。我明白了，不再问。他出门的时候有点惶恐地对我说，你千万别提这件事，你是左拉请来的，夏导会有误解。

其实我是赞同夏导意见的。男主角是电影的卖点，虽然左拉是我的朋友，但如果他问我，我还是会这样说的。

但是我还是受到了董总这个消息的影响。在和许倩探讨、争论电影剧本中那个企业家形象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闪现左拉的样子。他爱喝酒，我坚持在剧本里保留这个细节。

我在董总的微信里留了一句话：董总，你知道左拉现在在哪里吗？

我接到左拉的电话很吃惊。他在电话里说，你有空吗？我们见一面。他是压低嗓门说的。然后告诉我地址，又嘱咐我说，千万别告诉别人。

已经临近傍晚了，外面飘着雪花，出门不容易。

打车快到那个老小区门口，我发了一条短信：把你的具体地址告诉我，我快到了。我希望他能从小区里出来

接我。这是南京最早的小区，面积很大，不容易找。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楼号和门牌号，让我记住。他说，没有防盗门，你自己上来吧。

找了半天才找到那栋楼，我上楼，敲门。

里面有人问：谁？

我说，我是吴鸣。

在光线昏暗的走廊门洞里，我看见了左拉。我们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了。路上见到他之前，我通过他说话的声音一直在想象他如今的模样。他现在就像一只老鼠，躲在阴暗的下水道里。外面是一片喊杀声。我又以为我会像当年鲁迅见到成年后的闰土那样。我身上一直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想象力也很丰富。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变化不大，只是像没睡醒一样脸上有些倦意。屋里有暖气，他穿着一件颜色有些发旧的黄色毛线衣，头发蓬松着向四周竖起，没有梳理过。

从门走进，客厅很小，这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老户型，二居室。他让我进了一间稍大一点儿的房间，那里算是会客厅。进门正面有一条长沙发和玻璃茶几。沙发上堆着一床被子。沙发对面贴墙摆放的电视开着。我想我来之前，他一定是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没有马上坐下，站在房间中央朝四下看看。房间仅剩一条通道从门口通向阳台，其他空间都被各种各样的摆设堆满了，凌乱不堪。有许多老式家具毫无规律地摆放在房间四周，还有些驳色的旧式匾额被胡乱地挂在墙上，电视机上方是一张他和妻子的婚纱照。照片上他的妻子非常漂亮。

他坐在沙发上望着我，我指着那些家具问他，这是老家具？

明清时候的，他说，我找人在皖南搜集的，现在应该很值钱。

这些家具上落满了灰尘，很久没人打扫过了。他把沙发上的被子朝旁边挪挪，对我说，坐下来说话。我看见靠近沙发的一个墙角堆着各式各样的酒，笑着说，酒不少。

他也笑笑。问我，你喝什么茶？我坐到沙发上靠近他身边，看见茶几上有一个雕刻精细、绘图精美的工夫茶盘，旁边散放着大小不一的紫砂茶壶和茶盏。我说随便，他便在一个茶盏里倒了一点红茶推到我面前。他说，这是金骏眉。

按他过去的话说，这叫生活品位。他好像很在意这些。屋子里光线昏暗，似乎有一些腐朽的味道。

我朝客厅里望望，试探地问，你老婆在家？

她回娘家带儿子去了。

从没听说你有个儿子，我以为……

我是想说我以为你一直无牵无挂，但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这些年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在外海吃胡喝，竟然还有这么一个美满的家庭，尤其是他的老婆还这么漂亮、这么年轻。我不禁又朝婚纱照望了一眼，感觉这个美丽的女人正含情脉脉地望着我。其实照片上左拉也很年轻、英俊，两人站在一起还挺般配。我猜想他已经和她老婆分开了，也许跟另一个男人跑了。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别人有点落井下石的想法也不算过分。我又想起以前我们对他的种种猜测，不禁笑了起来。

他皱着眉头说，你笑什么？

我们都听说你每天晚上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过夜。

我一直在想说点什么能调节一下这屋里的气氛，他的脸一直绷着，很难看。

我就不能有别的女人吗？你们看见了？他叫嚷起来，他那不可一世的神色又在脸上显现出来，但很快又消失了。他有点烦躁不安，又努力想掩饰过去。

其实他有多少女人并不重要，我想知道他私下把我喊到他家里想干什么。我特别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他欠了别人多少钱，下一步怎么办等等。我很希望他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当然，我也可以安慰他几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把我的肩膀借给他用用。他站起来身材比我高大、宽阔多了，只是现在他坐着。在我看来，在这昏暗的房间里，他就像被人狠狠揍了一顿，一脸沮丧。

他在我身边，眼睛盯着已经被暂停定格的电视画面。他不说话，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低着头不停地端起他频繁加水的茶盏，水喝了不少。

他会不会找我帮忙问我借钱？我突然想起这个。

最近你们在找我？他语气平静，好像故意压低嗓门。

你看了微信群？

全看了，妈的！他停顿了一下，又骂了一句，这些鸟人。

他的声音有气无力，骂人也和以往大不同，我觉得他就是一只斗败的公鸡。

你有烟吗？他问。我从口袋里拿出烟，自己点上，递给他一支。他以前是不抽烟的。他点着抽了一口，就掐在一个茶盏里。然后从沙发上站起来。我看着他在房间里走动，到处乱翻，最终在一堆脏衣服下找到一个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叠打印纸，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他说，这是最后定稿的电影剧本，你看看。

我看见剧本封面上有我的名字，跟在许倩的名字后面。但是我不明白他让我看剧本的意思，抬头疑惑地望着他。

这电影他妈的被那个夏导和小女人搞得一塌糊涂，他是对着我说的，又像是自言自语。把我折腾得要死，我应该听你的建议。

我想不起来我对他提过什么建议。如果让我真心地说，这个电影就是一堆垃圾。

你看看结尾，他说，我不满意，还想重拍，我想让你帮着改一下。

他一直对结尾耿耿于怀，那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他并不满意。在那山庄的时候他就提过几次，但好像没人在乎他的想法。夏导会极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说话。我打开最后几页随手翻翻，又合上。我说，你让我带回去，我仔细想想，再给你答复。其实我是希望他说那就算了。当初在一起商议剧本的时候，他就应该看出来我兴趣不浓。再说，也不是光改动结尾的问题。

好吧，他迟疑了一下说，你要快点。

他又补充一句，不要对其他人说。

我不忍伤他的心，就说，等我想好了，我们找个地方聚聚，再商议商议，

改个结尾不容易。我心里盘算着决定不动笔修改，下次见面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在这个毫无价值的东西上花费太多工夫。

我不能出去，他说。他在茶几前面的过道上来回转悠，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像是刚刚缓过劲来一样。满大街都是找我要钱的人，他妈的，这些翻脸不认人的家伙。他高声骂起来，这回，他多少有了一些临死不屈的味道。

我提议我们找个小饭店喝一杯，天已经黑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你这里有好酒，我故意说。

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吧。楼下有一家。

待在他的房间里我们无话可说，我感觉他也不会在我面前忧伤痛苦，述说他的遭遇。往日这个时候，他也许正坐在某个饭店的酒桌旁滔滔不绝。人的祸福真难预测。我想到马上一个人回家，但又不忍心把他丢在那个阴暗冷清的地方。又想我身上带着钱，可以买一回单算是回他多年来请客的情。临出门的时候，我看着他站到镜子前，用水在头发上抹了抹，让翘起的头发朝两边分开。

走到楼下的时候，我想起那个剧本我没有带在身上，也许是天意，谁也帮不了他。他走在我的前面，步履匆匆，好像我并不存在。雪越下越大，道路旁的路灯照在半空中乱舞的雪花上，有点刺眼。我感觉他的身体在前方猛然晃动一下，差点滑倒。

等他站稳了，这时候才转过身等我。

我们进了他说的那家小饭店。这时候正是饭点，人很多。他和服务员商量半天，总算要了个小包间。

往日的神色又从他脸上挣扎出来。我倒是喜欢他坐在酒桌边无所顾忌、豪情十足的样子。他把酒瓶打开，给自己到了一小杯，先闻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接着又倒了一杯，这才把我的酒杯拿过去倒满。他说，这真是好酒，以前一直没舍得喝，你有口福。出门的时候，他坚持要带两瓶，看来想要痛快地喝一下。

我看他又把酒杯拿起来，就说，等一会儿，菜还没上呢。

我好像中饭还没吃，看见酒有点馋。他说。说完，又把那杯酒倒进嘴里。他并不在乎我有没有陪他一起喝。

我大声把服务员喊进来，让她先给我们上一盘花生米。

我什么时候混到这种地步了，去他妈的。他忿忿地说。

我总算接上安慰了一句，别多想了，人总有不顺的时候。

他没有理我。手抓了一把花生米放进嘴里。我知道我说的是废话。

等人上菜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你和许倩到底怎么回事？还把我剧本给耽误了。

我回想一下，我匆匆从山里离开，也不仅仅是因为许倩这个女人。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

我不想说。我在犹豫。

说说吧，他说，没有外人。

我说，你应该知道她是夏导的情人。

我回想起许倩脉脉含情的眼神。

后来才知道，她看人都是这个眼神。让你对她有好感，让你想亲近她。当你更亲近一些的时候，她会断然拒绝你，让你非常尴尬。

我接着说，我和她写剧本时我的一些想法，说的一些牢骚话，第二天夏导都知道了，妈的。

左拉笑了。这个骚货，起初我也以为她对我有意思。你是搞不过她的。我在剧组里也吃过她不少苦头。剧本镜头写得乱七八糟，让人无所适从。她还很固执，夏导一直站在她一边。

我说，你还演男一号？突然后悔起来，说漏了嘴。

你怎么知道的？

董总说的。

你现在和董总有联系？他还说了什么？

正好有人推门进来上菜。我赶紧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然后夹了一块鸭肉送进嘴里，故意有滋有味地嚼着。

我对不起老董。左拉意味深长地说，他是个老好人。

我脑海里不断闪现董总那种苦大仇深的表情。

我现在境况是有些糟糕，这个电影就是无底洞，我和老董的钱都砸了进去，电影还没有完工，还要后期制作。左拉接着说。

董总他没和你一起在剧组？

他公司有事，早就回南京了。他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没敢接，也不知说些什么，当时我是硬拖他进来的。可能害了他。

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一种痛苦

和后悔的表情，让人无法直视。

他突然从桌边站起来，晃动着上身，脸上却容光焕发。他对我说，你想看看我的表演吗？说着走到窗边，望着窗外，表情也慢慢严肃起来。他在酝酿感情。也许电影中就有这样的情景。

他用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把它踩在脚下。老天爷想让我们倒下去，我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雪还是下了，我们还有希望。”说完他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台词，起码他很投入，最后两句还有一点诗的味道。我怀疑是他自己临时加上去的。我想说，这里像一个舞台，他像一个话剧演员。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筷子敲击着桌子，嘴里轻轻喊着好。

他久久地凝视着窗外，轻轻地说了一句，雪真他妈越下越大了。

这是现实。我能看见窗外鹅毛般的飞雪肆意地落在窗玻璃上。

待会儿回去不容易。我想。

刚才这段是很好吗？他坐回桌边问。

很好很好。我忙不迭地点头回答。我还能说什么？

很假，他说，他望着我的脸，你们这些文人就会说假话。他把酒杯拿在手上，举到自己眼前说，还是喝酒真实。

灰暗的表情又出现在他脸上。

你是不是也说两句，他突然反问我，来安慰安慰我？你要知道，刚才那个房子，我已经把它卖掉了，我已

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他把头俯下，埋得很低，双肘撑在桌上，酒杯一直举过头顶。

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煎熬，他一直强忍着，还在维持着他过去的尊严。他为什么不在我面前大哭一场呢？

我端起酒杯，和他手上的酒杯碰了一下。我说，再想想其他办法。

他抬起头，然后一直盯着我，那是一个输光了本钱心有不甘的赌徒的眼神。酒杯还是举着，他说，你有办法吗？你能帮我？

我慌乱地避开他的目光。

股票也全赔了。他像是要哭出来，声音让人心颤。

然后他端起酒杯把里面的二两酒一饮而尽。

他说，算了，你也把酒喝掉。他手里拿着酒瓶看着我喝完，重新把两个酒杯倒满。

只能找你喝酒了。他自言自语。

我想尽快从他身边离开。没有陪他喝醉的心情。

陪我再喝一杯，他说，好久没和别人一起喝酒了。他的脸越喝越黑。

我们又把倒满的酒杯喝完。

也许电影上映后会把本钱挣回来的，你还可以东山再起。我终于说出这句话。我觉得我是一个骗子，或是水里乱漂的稻草。

是吗？他反问我。空荡荡的眼神里看不到一丝光亮。

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雪下得越来越大，到了夜晚却像白天一样白晃晃的一片。我想找个理由尽快离开，但始终狠不下心来。酒一杯一杯地倒进

肚子里，我们就像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在一张桌子旁闷着头喝自己的酒，偶尔会抬头看一眼对方。

这几天，我没有左拉的消息。他也没再打电话给我，问我剧本结尾的事情。我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他，我帮不了他的忙，这是明摆着的。

那天晚上，我是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积雪回家的。在小饭店里，我主动买了单，他站在我身边望着我一言不发。我送他回家，一出店门，我们身上便落满白色的雪花。我在楼道口看着他晃晃悠悠朝黑暗的楼道里走去。还好，他也没有醉。

他没有回头和我说再见。从小饭店出来，他就一直没有说话。

这几天，我还一直在看那个群。人们还一直在骂他、找他。他可能已经不在南京了。我想起他的家、他的明清家具，还有照片上他的老婆。很漂亮的女人，我为她和他惋惜。

这几天天已经逐渐放晴了，但还是很冷。路上到处都是积雪，被人们铲到一边，堆成一座座小山包，太阳照射下，往外流着污水。我躲在家里，更多的是躺在床上，有时昏昏沉沉，有时格外清醒。我竖着耳朵听门外的动静，偶尔有点担心地想，左拉忽然敲门站在门前该怎么办？

但我感觉以后很难再见到他。

中午，手机一直在响。那时我正在厨房给自己下面条。我是饿了才从床上爬起来。面条下好了，才听见卧室里的手机铃声。等我把手机拿在手上，已经挂断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拿着手机我愣了一会儿，等待它重新响起来。

边吃面条边想，会不会左拉换了手机。

老是在心里想他的事情，一时也摆脱不掉。应该出门到街上逛逛，我想，也许能碰到点其他事情。这时，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

是个陌生的声音。他说，你是吴鸣吗？

我感觉手机里面有嗡嗡的声音，好像说话人感冒了或者在哭泣。我等了一下，等他继续把话说出来。

你是吴老师吗？那边又问了一句，说话的声音还是不清楚。

我终于听出是董总的声音。我说，你好，董总，我是吴鸣。

我们之间加过微信，但没有对方的手机号，我们也从没打过对方的手机。

你能帮我找到左拉吗？他说。我听清楚了，他是在电话那头哭，断断续续的。他待的地方好像还有其他人，传来的声音很嘈杂。

他们找到我的公司，让我现在把左拉找出来……他们还打人。他哭着说。我听见电话里有人在他身边高声地辱骂。

我沉默不语。

我能说什么？安慰他，还是告诉他左拉的住址？

然后我听见东西倒地破碎的声音。我赶紧把电话挂了。

终于把董总也牵扯进去了，我想，左拉他害了不少人。这个时候，我也

有点怨恨起他来，好像他也欠了我的许多钱。左拉的脸在我的脑海里扭曲着，甚至他的笑也是阴暗的。他一直是个骗子，我使劲地想，他一直在空手套白狼。

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最后决定还是回到床上去。开一会儿空调。我从来不开一天空调。外面很冷。关键是我觉得，外面很乱。

左拉把房子卖了吗？现在他会到哪去？我想。我有点恨自己，但是没有办法。

还有董总，他被打的样子。这些都在往我脑子里钻。我坐在床头，把旁边床头柜上的书一本本翻开，又随手扔掉。

我看到手机群里有一段视频。好像是董总刚刚发的。

在一个楼顶平台上，在齐腰高的水泥围墙边上。那个董总穿着西装，脸色铁青，身体还有点颤抖。这么冷的天气，他看上去很糟糕。他一人面对手机镜头，说，左拉，你这个混蛋，如果还躲着不出来解决问题，我就从这楼顶跳下去。

他只要往后仰一下身体，就会粉身碎骨。他没有回头。

视频很短，镜头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但我感觉有许多人在旁边围观，楼顶平台厚厚的积雪上到处是乱七八糟的脚印。

我还是决定下楼走走。

我看到了左拉在手机群里的回复，跟在董总视频后面。应该所有人都看到了。

大家都在等他露面。

我穿得很暖和，几乎从头到脚都包了起来，只有嘴露在外面呼气。好像有人告诉我我要到哪里去。我径直走下楼，走过半干的水泥路，出了小区，穿过马路。我走到一片泥泞的土地上去。

这是一大片施工工地，只有一栋刚刚封顶的大楼，有七八层高。我朝它走过去，脚冰凉的，棉皮鞋里渗进了雪水。

从我家的阳台上远远地能看见这栋大楼。以前我很少关心它。大概一年的时间，它拔地而起。但周围还是非常荒凉，杂草丛生。眼下空旷的土地上是白茫茫的一片，被雪覆盖着，看不到人的脚印。

左拉在群里说，明天下午三点，所有和我有关的人都到董总公司，我会在那里把问题解决。

也就是这个钟点，我在往楼顶上走。我以为会有人阻拦一下，但是没有。我一个人要到一栋没有完工的大楼顶上去，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吃力地顺着还没有装扶手的楼梯往上爬，找到一扇门，上到楼顶平台。

视野还真开阔。一点微风吹到脸上并不觉得冷。我的身上还有热汗。这是附近最高的楼了。平台上的积雪干干净净，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好像永久不会融化的样子。

我想要走到平台的边缘，踩着雪慢慢走过去，俯身朝下面看看。

……这应该是左拉。他站在董总公司大楼楼顶平台上。下午三点。他眼前有许多人，他们在朝他逼近，朝

他怒吼辱骂。他不像我这样穿得很多。他穿着一件发黄的毛线衣，上身斜背着包。楼顶已没有雪了，被人践踏得只剩下污水。他必须努力地发出尖叫，才能让这乱哄哄的人群停下脚步、停止喧嚣。他对人群中一个扛着摄像机的男人大声叫喊，你靠近一点，镜头对准我。

镜头对准了他，他试着把头昂起来。

他猛然站到平台水泥围墙上去了。他的身材很高大，跳上去并不难。他高高地在我们头顶之上，我们仰望着他，他的身后是天空。他回头看了一眼，先是仰视再朝下。然后回头朝着平台上所有人挥动手臂。我认为这时候他应该说些什么。我看见他在思考，

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也许是忘了词。他一定是准备好了台词，但这些年来酒喝多了总是遗忘。人们开始往后退，有人在尖叫；有人说，你快下来；也有人说，你跳吧，跳吧……这时候，他的表情开始模糊起来，身体在风中微微晃动。我看不清他脸上是平静、愤怒、懊悔、绝望，还是什么。我在人群中等待着，我非常希望他此时此刻能说点什么，但只是看到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叠叠人民币来，一叠一叠慢慢抽出来，直到双手都攥满了。他又开始挥舞手臂。

后来，我们只看到漫天飞舞的纸币，然后，他就消失了。

这是左拉的电影。和我想象无关。

欢迎订阅《雨花》文学月刊

主编：朱辉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
1957年创刊

《雨花》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文学月刊。自创刊以来，《雨花》一直群星闪耀，新人辈出。2019年，我们将深入生活和文学的第一现场，致力于发现和推出具有异质性、现实感、能够彰显当代汉语风骨的作品，呈现别样的文学之美。

邮发代号 28-29 国外代号 M4222
每期定价15元 全年定价180元

社址：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雨花》杂志社
邮编：210019 电话：025-86486043



赞美之夜（短篇小说）

李黎

十月六号上午八点，牛山出门拿车，接上住在附近的滕鹏，再去师范大学后门接马竹隐。多年来马竹隐都是在秣陵路那边等朋友，而且总是会迟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换了地方，等看到马竹隐时牛山和滕鹏知道了原因。马竹隐身旁多了一个女孩，身材高挑，穿着宝蓝色的牛仔裤和一件小巧的白衬衫，曲线诱人。牛山和滕鹏扭头看着女孩跟着马竹隐钻进车，闻到了淡淡的香水味。马竹隐说：“介绍一下，这是牛山，老朋友，印刷厂老总，也是画家；这是滕鹏，我大学同学，评论家，教授。”

他又把脑袋伸向前排说：“这是王小融，我女朋友。”

滕鹏似乎被女朋友这个称呼吓到了，猛地扭头说：“你好你好。”

牛山嘿嘿一笑说：“竹隐你说我也是画家什么意思，不想承认我是画家？”

不等马竹隐回应，滕鹏就按捺不住地问：“王小融你好，大美女啊，你什么时候跟竹隐好上的？”马竹隐早已结婚，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滕鹏其实想问的是：“你知道这些吗？有什么想法？”

“早就认识马老师了，你说的好上了，就是最近吧。”王小融说。

滕鹏感慨说：“可以啊竹隐，之前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牛山不再说话，像职业司机那样专心开车。他一直盼着今天。一个月前，万松市的老朋友罗江给马竹隐还有他打电话，说要在万松市美术馆搞一场叫做“来自汉朝的矿工”的画展，一定要去捧场。罗江让他们开车过去，他那边负责过桥过路费和油钱。对此牛山非常乐意，这些年他一有机会就开车跑高速，这是仅有的风驰电掣的机会，同时离开妻子女儿出去玩也令人向往。

上了高速后牛山兴奋起来，不断变道加速，发动机的轰鸣让他瞳孔放大，周身上下都亢奋而舒爽。牛山专注于一次次超车，被动地听到了一些身旁的谈话。王小融是马竹隐的实习生，当年马竹隐还在杂志社工作，王小融经老师介绍到他手下实习了两个月，拿到一份精彩的实习报告，随后王小融在香港和法国读书七年，回国做了两年的制片人，今年九月份刚刚回南京，在电影学院教书，算是落叶归根。她联系上了实习老师马竹隐，一个月左右他们就成了男女朋友。

一想到马竹隐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和王小融成双出对，牛山有些难以自控地加速，车速往往突破一百二十码，好几次甚至碰到了一百四。他想起李黎的一首诗：“我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 是在高速公路上 / 把车速拉到一百八十 / 这时的我 / 距离死神最近 / 心神恍惚 / 这就是我能去的最远的地方”。牛山觉得李黎在吹牛，不管是路还是车，想要一百八十太不容易了。

半小时后车子离开绕城高速，马竹隐和滕鹏开始闭目养神，王小融低头看手机，偶尔对着窗外拍照。发动机的轰鸣、窗外的风声和脚下的轮胎噪音，汇合成一股沉稳自信的喧嚣，一种浓浓的专业气息。

又过了半小时，车子离开平原进入山区，眼前顿时繁茂起来，青山隐隐的感觉扑面而来。牛山没和谁商量，直接把车开进高陵服务区，马竹隐和王小融去超市买水和零食，他和滕鹏去洗手间。滕鹏边走边调侃：“开这么快，是不是被王小融刺激的？”

“是啊，确实漂亮。”

“她也快三十岁了吧，不过跟竹隐比还是小姑娘。”滕鹏说，“看不出来竹隐还有这么一手，我很羡慕。”

“我们怎么跟嫂子说这件事呢？”牛山问滕鹏。

“不知道啊，他们的事我们管不了。不过韩静确实挺可怜的，本来生小孩就晚，又是双胞胎，一个人带两个儿子忙得晕头转向的。还要辛苦好多年，他们才上三年级吧。”

“九月份已经上四年级了。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韩静问我们，我们怎么说呢。到了万松那边肯定要拍很多照片，还有那么多朋友。马竹隐这就是高调宣布，我们成了见证人。”

回到车子旁边，滕鹏点上一根烟忧伤地说：“他们两个其实也差不多了，你没听马竹隐抱怨过韩静吗，自从有小孩之后，韩静整个人全都扑在小孩身上，像疯了一样，什么事情都要最好，都要跟别人比。从三岁起每年固定带他们外出旅游四趟，三次国

内一次国外。上学了更不得了，考不到满分就严厉惩罚。有一次语文老师说她老大上课不专心，她都要专门去学校跟老师长谈。韩静整个人越来越恐怖了。”

“全身心扑在小孩身上，就是对丈夫不抱希望了。”牛山说。

滕鹏叹口气说：“你说得对，确实是男人的问题，让老婆看不到希望，那只能寄托在小孩身上了。往往是付出越多要求越高，要求越高就会导致控制欲越强，然后就是矛盾越来越大，搞得一塌糊涂。”

“韩静好像就是这样，”牛山又说，“还好我老婆对女儿根本没有任何期待，还宣称跟她没关系，最多做个朋友，做不成朋友也无所谓。”

“焦老师是比较潇洒，你们这样挺好的。竹隐现在已经很麻烦了，跟韩静几乎不说话，离婚吧还是小孩最惨，拆开来父母各分一个，兄弟两个就疏远了。”

牛山带着添油加醋的口吻说：“小孩会觉得父亲不是原来的父亲，因为有了新的女人了。韩静这样全都怪竹隐，对家里什么都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高级，他觉得带孩子不高级，画画才高级，跟艺术家耗在一起什么都不做才高级。”

“竹隐这些毛病都是因为他是世家子弟哈，高级，胆小如鼠。”滕鹏笑着说，“韩静也是可怜，而且小孩根本不是什么希望，等到了叛逆期来了，兄弟两个一联手，根本就不会把父母放在眼里……”

王小融和马竹隐远远走过来，一

边走一边说话，亲切自然，像相处了十来年，马竹隐手上拎着沉甸甸的塑料袋，一反他不屑去菜场超市的形象。

“确实漂亮，给你你会看上吗？”滕鹏嬉皮笑脸地问牛山。

“根本不会有这种机会。”牛山说着笑了起来。

“如果让你跟焦老师离婚呢？”滕鹏又问。

“这绝对不可能。”牛山说。

“如果有那么一次机会呢？本来以为没有任何后果，但是焦老师知道了，你怎么办？”滕鹏不依不饶地问。

“你怎么这么来劲，你还没结婚，可以把她从竹隐那边抢过来，就算帮韩静和两个侄子一个忙，跟竹隐也更亲密了。”牛山坏笑着说，又补充一句：“如果我真的出事了，只能离婚啊。”

马竹隐递给两人一人一瓶可乐，滕鹏说带茶了，不用。牛山说给我，可乐提神。王小融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三个人抽烟，耐心等着，再转身对着远处的群山拍了几张照片，不经意间镜头对准了马竹隐等三个人，拍了几张。

再次出发后，车内恢复了热闹，包装袋哗啦哗啦响着，夹杂着咀嚼声，三个人边吃东西边闲聊，聊聊南京、罗江的画展和王小融。马竹隐突然问牛山，“一会儿就要到你老家了吧？”

“快了，从含山出口下高速，在山里开半个小时，就到沅水了。”

“从南京过来也就两个多小时，这么多年你都没带我们去玩过，不够意思。”滕鹏说。

“太麻烦，以前没车，转车等车

太让人伤心了。现在有车了，父母也都老了，我带一大帮人回去，他们不接待说不过去，接待吧我害怕他们累到。”

“牛山你父亲身体还好吧？”马竹隐问。

“定期检查，不过不用跑南京，在萧城就可以，萧城人民医院的肿瘤科也很好。”

车内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王小融突然说：“我听马老师说过，沅水那边风景特别好，要不我来组织大家去玩一次吧，我现在还帮一些剧组选外景，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吃住都由剧组负责，最多到家坐坐就行了。”滕鹏表示同意，牛山不客气地说：“我担心时间凑不齐，你想，要我有空滕鹏有空，你们两个有空，还要剧组有空，这个太难了。不是一起过去又没有意义。”

这个话题又结束了，车子飞速冲向高速深处，两边浓密的树林飞速倒退着，在后退中融为一大片不分彼此的绿色。牛山有些拒绝带朋友回家，不过在距离老家最近的含山服务区，他还是停了下来，这里距离此前的高陵服务区不过五十多公里，完全不用休息。王小融去洗手间，马竹隐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两个人距离越拉越远。牛山站在车边打电话，慢慢往前走，在超市前空地上转了半天，什么都没说就回来了。

坐在副驾驶抽烟的滕鹏问：“打过电话了？”

“家里电话，还有我爸我妈的手机都打了，没人接。”

“才十点钟他们能干嘛去呢？不会上午就去人工湖那边跑步吧？”

“不会的，都是晚上跑。可能在那个亲戚家吧，他们经常这样，三个电话都没人接，我习惯了。”牛山笑笑说。

“中午到了万松你再打吧。在哪里打无所谓的，靠得近他们又听不出来。”滕鹏安慰说，“要不明天我们一起到你家绕一圈，晚饭在镇上吃就是了，不麻烦他们。”

牛山没否定也没答应，滕鹏不好再说了，狠狠吸了一口烟说：“你说竹隐现在还能满足王小融吗？”

“你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完全应该结婚，再生两个小孩。”牛山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从万松东下了高速，朝罗江安排的“万国酒店”开去，十一点半左右如约到达。肥硕热闹的罗江已经在大堂恭候各路朋友，一阵手忙脚乱的寒暄客气后，罗江让他们先住下，等另外几位外地朋友到了一起吃饭。“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一个豪华单间，两个普通单间，你们登记一下。”罗江挤眉弄眼地说着，辅以哈哈哈哈哈。

办好手续后一行四人到了19楼，大声找着房间，互相招呼着进了各自的房间。马竹隐在1912房，走廊的尽头，滕鹏在1927房，就在电梯旁，牛山在1945房，走廊的另一头。他从滕鹏身边走过，回头看看走进昏暗中的马竹隐和王小融，掉头去找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后牛山又给家里挂了电话，还是没人接。牛山这么多年一直很疑惑，当自己不在场时，父母

是怎样生活的，怎么一分一秒地度过晚年，自己跟他们算是在同一个世界吗？这么想着他都笑了起来，随后睡着了，他想，吃饭时滕鹏自然会打电话过来，放心睡吧。没多久电话响了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接听后才知道是王小融，她告诉牛山下楼吃饭，二楼“寒山包间”。牛山感谢一声，磨磨蹭蹭下楼。

一张张通红的脸和一个个肥硕的肚子让包间里有种人满为患的感觉，来自多个地方的罗江的好友彼此寒暄招呼着。“真的很像江湖聚会，一位有点头脸的人物办喜事，全国各地道上的人物过来助阵。”滕鹏低声对牛山说，又迅速抬头和几米开外的人点头示意。他们四人被安排在主桌但不居中的位置，居中的是罗江、本地的一位官员和来自北京的著名评论家、策展人赵志明，一桌人都围绕他们三位说话，事实上整个包间里的三桌人都围绕他们说话，兼顾一下马竹隐。牛山不以为然地低头和滕鹏闲聊，不去管周围的情形。王小融谁都不认识，除了偶尔举着手机拍照，也一直和牛山滕鹏窃窃私语。他们一直在聊牛山老家和父母，王小融建议牛山以后每年的复查不能在萧城，还是抽时间去上海，认认真真做一次全身体检，把能查清楚的毛病都查清楚，然后不管运动还是饮食，针对性会很强。滕鹏不太同意，认为这样会吓到老人，老人嘛，就图个心情愉快顺其自然。

“想要让他们心情愉快，最好的办法是我给他们生个孙子，而且还要把小孩送给他们带。他们对我生了个女

儿很不满意，更不满意的是我们一天都没有把女儿丢给他们过。”

王小融说，“这样很好啊，小孩就应该父母带，偶尔跟老人待一起算是度假吧，哪能生个小孩就丢给父母。”

牛山叹口气说：“所以他们意见大啊，我女儿还没出生时他们就都退休了，一心想着带小孩，哪知道我根本不让他们碰。他们就想各种说辞，问我为什么经常送到外公外婆那边，不送到我们这边。我都懒得理他们，我们有事，临时照看半天一天的，当然送给就在附近的外公外婆，难道跑那么远送给他们！”

“一比较就容易有意见。”滕鹏说。

“我就让他们别这么比较，这就是客观事实，他们离我一百多公里，外公外婆他们离我们五公里，这还用想吗。假如我留在老家不出去，又娶了一个外地的女人做老婆，那小孩当然让他们多照顾，根本做不到没事就送外公外婆家。这个完全不用多谈。”

王小融说：“他们就是觉得孙女一天天长大，自己都没怎么出过力，又遗憾又难过，而且还闲得慌。”

“你很懂啊，说得像你生过小孩一样！”滕鹏嘻皮笑脸地问王小融。

王小融笑笑说：“同学很多人都有小孩了。”

“那你怎么打算的呢？”牛山问王小融。王小融有些不高兴，没说什么，脸上堆出陌生人的表情。周围的人突然纷纷起身，原来是罗江站起来了，他朗声说：“各位，中午只能简单吃一点，为了防止一些特别能喝的人喝多了，我也就准备了一点红酒，一会

儿大家休息，很多朋友都是远道而来，应该累了。竹隐老师、滕鹏老师和牛山老师三位是开车从南京过来的，非常辛苦！画展两点十八分开幕，三点钟合影，三点半在五楼多功能厅集合，搞一下研讨会，晚上我们再好好喝，不醉不归地喝！明天我们去看看湿地公园，还有一个矿山遗址。今天中午暂时就这样好不好？”

大家纷纷表示认可、理解，然后干了杯中酒，开始吃面条，呼呼啦啦之后起身回房间休息。牛山去了滕鹏房间，聊了一会儿罗江的画作、湿地公园和矿山遗址，一点半回房间躺下，但翻来覆去睡不着。

开幕式很模式化，领导讲话依然是第一位的，专家权威的讲话也必不可少，随后才是朋友，但突出的是这些人的身份。马竹隐是第四个说话的。因为没有午睡，牛山有些昏昏沉沉的，此外一股挥之不去的厌倦情绪也让他打不起精神。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一边看作品，都是一些巨幅的矿工油画，脸上刀削斧刻着矿工的苦大仇深，衣服则来自历朝历代，整个展览意在营造一种自古以来的痛不欲生。牛山从一开始就被这些画作的尺寸吓了一跳，实在太大了，最大的有两米乘三米那么大，彰显出罗江的努力和野心。他装模作样地在画作对面徜徉，和其他人说上几句，但他一次都没有看那些矿工的画。

讲话和自由参观之后是合影，马竹隐位于第一排中间的位置，站在第三排的牛山对身边的王小融说：“到哪里都有这种大合影，你看这个搞摄

影的，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指挥自如，几乎要有幽默感了。”

滕鹏也笑着说：“感觉全中国的会议合影就只有一个摄影师，他每天在全国各地跑啊跑啊，哪里都有他的身影。”

王小融笑了起来，惹得马竹隐从前排后仰着看过来，王小融冲着他挥了挥手，滕鹏也挥挥手，几个人笑得更厉害了。

随后的研讨会由滕鹏教授主持，牛山被安排在第二个发言，第一个是当地的一位老迈而不知名的权威人士，是罗江的好友，更代表着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老人家盛赞罗江的这些立足万松矿区的大尺寸油画颠覆了常识，打通了古今，开拓了未来。牛山已经困得不行，几乎要像个坏学生一样趴着睡着了。轮到自己时，他决定来点刺激的，刺激一下大伙也刺激一下自己，他清清嗓子朗声说：“对这些画我就不评价了！”

大伙深感意外，好几个昏昏欲睡的人都直起身子看着他。

“我要说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觉得罗江兄的下一部作品，应该是这些画作的升级版本，也就是说，应该是一部以画作为底本的电影。我认为有三个理由，第一，我和罗江兄曾经有一两次长谈，聊了一晚上，基本上都是在聊电影，我们对电影都有兴趣，罗江兄甚至直接说非常想尝试当一次导演。第二呢，中午各位休息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湿地公园和矿山遗址，因为我不熟悉万松，还在开采的矿我就没办法去了，但是可以通过

矿山遗址和湿地公园进行想象，这三处地方，非常上镜，也迫切需要用镜头表现出来。第三是这次画展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拍摄的准备，可以直接拿来当脚本。当然如果是电影，情节上可以再完善。罗江兄所有的画本质上都是万松的矿井和矿工，那么电影应该是画作的补充和延续。有了我刚才所说的三点理由，电影我觉得不难，而且非常有必要。”

罗江本人首先兴奋起来，拿起话筒说了很多的想法，其他人也议论纷纷，尤其是罗江在当地的的朋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投入到对电影的畅想中去了，既有对陌生的电影事业的憧憬，也有对可以谈论画作的兴奋。牛山在几个人补充发言后清清嗓子说：“我们的王小融老师就是一位资深的制片人，虽然年轻靓丽，但已经在十几部电影中出任制片人了，晚上罗江兄可以和王小融老师多沟通沟通，有专业人士的帮助很快就可以实现。”

这番话又让在座的很多人来了兴趣，纷纷打量青春靓丽的王小融，马竹隐对着来自各个方向的目光频频点头，有理有节有声有明。

后面的发言都不谈画展而谈电影，主持人滕鹏也不加干涉，倒是马竹隐，提醒大家多谈画作，电影是另外的话题，应该在另外的场合聊。罗江赶紧向马竹隐致歉，后续的六七个人都围绕画作发言，主要是赞美。

赞美一直延续到晚饭，整个晚宴就是赞美的高潮所在。牛山虽然不屑，可面对热情的脸和上好的酒，也跟大

伙一道呼呼啦啦地吃喝起来，别人敬酒时起身相迎，弯腰致意，离席恭送。很快牛山喝多了，冷冷地看着身边窜来窜去的人群，不可遏制的厌恶和愤怒涌上来。每个人都让人厌恶，尤其是马竹隐，昂着通红的脸接受奉承，同时也不忘和今晚的主角罗江说话，不断发出呵呵呵的大笑。王小融笨手笨脚地坐在一边，脸上挂着进退两难的微笑，整个人像一个巨型的彩色充电器。牛山突然间觉得想吐，一个不熟悉但一直对自己特别热情的人走过来碰杯，牛山直接干了壶中的酒，强迫对方也干了，然后寒暄几句，互相留了电话。喝了几口鱼汤压压酒，牛山拍拍滕鹏的肩膀说：“我回房间给家里打个电话啊，不喝了。”

“还没打通……”牛山没理会滕鹏，径直回到了房间，倒在床上，脱掉了外衣长裤，拽下袜子，干脆连内裤也脱了。全身宽松下来，心情才好了一些。看看时间，八点半，他拨通了父母家的电话，母亲接了电话，问怎么这么晚还打电话。牛山反问：“我给你们打了好几次，每个手机都打过了，怎么没有人接电话？”

“我们一天都在你舅舅家，手机都丢在家里了。王晓林又生了一个女儿，我们本来就是一早去看看，打算坐一会儿就回来的，结果去了之后他们家里漏水，厨房客厅弄得一塌糊涂，大人小孩都挤在一起，乱七八糟的，我们帮忙收拾，拖地啊吸水的，忙到中午好了，你舅舅非要留我们吃饭……”牛山听到这里犯困了，表弟王晓林生了女儿而不通知自己，看来自己真的

跟他们不在一个世界了。他睡着了，又被吵醒，母亲在电话那边大声喊着：“你是不是睡着了，你在哪里？”

牛山反复解释自己喝多了，不过现在已经安全回到房间里，不会有什么事。最后他说：“我要睡觉了，不说了，再说我就直接说睡觉了。你说来说去就是那些事！”母亲哼了一声，挂了电话，牛山站起来冲澡，然后睡着了。不知道几点钟，有人按门铃。牛山后悔自己没有把门铃调到勿扰模式，他走到门后问是谁。

门外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我，王小融。”牛山凑近看了看，打开门，王小融挤了进来，径直走到最里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把随身的包扔在一边。她脸色通红，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哭过。

“你怎么了，怎么满脸通红的？我记得你晚上没喝酒啊？”牛山远远地站在王小融对面说。王小融不说话，牛山看看后面，似乎后面有人。确认门关好之后，他问马竹隐和滕鹏去哪里了。王小融说：“马竹隐喝得很开心，喝得我都不认识了，滕鹏给他挡了很多酒，应该也喝醉了。我在你这里洗个澡吧。”

牛山看看洗手间，似乎在确认那里可以洗澡，他点点头答应了，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不断换台看，王小融从他眼前走过，他问了声：“你有衣服换吗？”

“你把你看明天穿的T恤衫给我当睡衣吧。”

牛山皱皱眉，还是从旅行箱里拿出干净的黑色T恤递给王小融。王小

融嫣然一笑，说声谢谢就走进卫生间。牛山在床边躺下来，用更快的速度换台，又给滕鹏打了一个电话，没有人接。他想给马竹隐打个电话，有些担心，就算了。看了差不多半小时球赛，王小融才从洗手间里走出来，手上拿着她自己的牛仔裤和衬衫，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蓬松干燥，这让王小融看上去更为妩媚了。她穿着牛山的T恤，因为长，遮住了内裤，下身光溜溜的似乎什么都没有穿，洁白的大腿看上去刺眼而性感。

“到底怎么了？”牛山僵在床上问。

“没什么，就是不想跟马竹隐回去，又没有其他地方去。我睡沙发吧。”说着她抱出一床被子一个枕头在沙发上躺了下来，脚对着牛山这边。牛山的目光没有地方放，王小融的脚近在咫尺，顺着脚往上，就是所谓的玉体横陈了。见王小融没什么想说的，牛山也不再问什么，借着残存的酒劲和此刻的舒坦说：“你身材真好啊，白天看不出来，现在看得清清楚楚了。”王小融微微一笑，又露出僵硬的表情，牛山赶紧说：“我意思是很多女的穿衣服时身材很好，衣服有塑形的作用，脱了衣服没有那么好，你脱了衣服比穿衣服身材还要好，今天不算冷，你怎么不穿短裙呢？”

“我第一次见你和滕鹏，穿得太显眼不太好，故意选了素一点的衣服。”王小融说着，站起来，像是展示一下身材似的，停顿之后转身去烧水，“我泡点茶给你喝吧，满嘴都是酒气。”

“好的好的，我回来就睡了，水都

没烧。”牛山对着王小融的背影说。“你这么体贴，真是看不出来，一般而言美女都是要别人照顾的。”

“那你照顾我啊，还躺着不动。”王小融说，“不过你喝了很多酒，多休息休息吧。”

王小融站在牛山和电视之间等水开，偶尔对着牛山，偶尔转向电视，似乎在展示她绝佳的身材。牛山也不客气地看着她，只是看，此外还能怎么样他完全不清楚。

王小融冲好两杯袋泡茶，自己端了一杯坐在沙发上，被子盖住了膝盖。随着说话她上身不断前倾晃动，牛山发现她除了T恤什么都没穿，仅仅半小时的时间，自己宽大的黑色T恤就被她的胸部勾勒出明显的形状。牛山深吸一口气，觉得这一切太让人激动了，事情如果到此为止，自己也觉得够了。

“你出来玩怎么不带上老婆和小孩啊？”王小融笑着问。

“我出来就是为了不要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适当离开一下，回去关系更融洽，怎么会带她们呢。”

“听上去很有道理。”王小融评价说。

“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每天在一起，我和老婆的关系需要我负责，我和女儿的关系需要我负责，老婆和女儿的关系也要我负责，我要稍微摆脱一下，这样才能休息一下，遇到麻烦也能更冷静一点。”

“那你们关系好不好，你跟你老婆？”王小融突然问。

“应该说还不错吧，所有关系好

的那些事我们都有，所有的麻烦我也会遇到，不过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让自己要冷静，或者就多花时间在工作上，要么在工厂里盯着印刷机，要么自己画画，很多日常生活的事就化解了。”

“这样真是挺好的。你老婆做什么的？”

“在大学教美术理论，跟滕鹏是同门。”牛山不无自豪地说。

“那多好，一个画画一个评论，一个做生意赚钱一个做研究，真是让人羡慕。”王小融说。

“没什么羡慕的，我的理解是，我们这些人在这个领域都是二流三流的人物，永远不可能到一流了，忙来忙去只能忙一些基础的事，普及一下油画艺术这种事。”

“你也太谦虚了吧。”

“没有谦虚，说自己二流什么的已经是自夸了，放眼美术史，最多是三流，这已经是不得了的成绩了。不过我还是想成为一流的画家，不甘心。”

“那罗江这种画展你怎么也来了？”王小融说着哈哈笑了起来。

“我真的不想来，他画得太用力了，恨不得画成壁画，还找这么多人来强迫大家首肯。不过竹隐不会开车，滕鹏把车卖了，只有我开车。你的意思我清楚，我很早就意识到了，很多三四流的画家作家，以为自己成天跟其他三四流的画家作家混在一起，到处抛头露面，这样就能成为一流画家了，他们不知道就算他一年到头都在外面窜场子，该不入流还不入流，只会更差。我在南京基本没有圈子，跟竹隐和滕鹏是关系特殊，也就这几个

同行的朋友了。”

“在艺术领域量变导致质变的规律往往无效，难得你这么清醒的，我看到太多人急于抛头露面，自己给自己添油加醋的，很多导演也是这样。”王小融严肃地说，还做了两个扩胸伸展的动作。

“反正我就是认为不要恬不知耻地胡说，有可能我九流都达不到，但我不能去恶心别人。”牛山说着，站起来给王小融和自己加水。他心跳急剧加速，因为再往前或者往旁边偏离一点，就可以接触到此刻半裸的王小融，后面怎么样都不难想象，她从走进卫生间到躺在沙发上，都已经一个多小时了。问题在于马竹隐，牛山知道自己宁愿和王小融形同陌路也不能和马竹隐交恶，他们从青年时代就厮混在一起，和马竹隐之间如果有问题，那就意味着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的人生也是有问题的。

王小融突然站起来说上厕所，牛山点点头，目送王小融走进洗手间。在床的角度看不见洗手间的门，不过牛山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随即听到了小便冲刷在马桶上的滋滋声，牛山闭上眼睛，一股无可名状的情绪涌上来，几米外是一个陌生而新鲜的美女，无与伦比的双腿赤裸着，但她上厕所时发出的声音和每个女人都是一样的，和每天清晨或夜晚的生活中也是一样的。

王小融走出来说：“睡不着，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喝酒了啊，你开车？”

“可以，问题不大，晚上也没什么

车，我白天看到那么宽的路感觉就是给人飙车的。”

他们哈哈笑着，带着夜游的兴奋各自穿好衣服，下楼上车。

每家酒店都大同小异，每个城市也越来越像，但夜晚让眼前的景物有别于所有的酒店和所有的城市。王小融开车，问牛山去哪里。牛山看看左右说：“罗江说这里有个湿地公园什么的，不过晚上可能不开门，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回来导航就可以了。”

王小融受到鼓励，一踩油门朝着夜色深处冲了过去。作为一座过气的煤矿城，万松市如今大概只能算作四线城市，早晚也会出现拥堵，但午夜时分的马路给人一种真空的感觉，一眼望过去没有人也没有车，时光似乎回到了几百上千年前。王小融在过了每一个红绿灯之后就疯狂加速，然后在下一个红绿灯前拼命刹车，车子或者在惨痛凄厉的刹车声中停下，或者带着谨慎缓缓通过路口。如此这般冲刺了几十次，王小融满脸通红，脑门上都渗出了汗珠。她双手死死握住方向盘，腰板拼命绷紧了以应对一次又一次的冲撞。因为前前后后地晃动，牛山也有些头晕，心跳加速，口干舌燥。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希望王小融能继续这样下去。

又跑了几个路口，王小融扫了一眼油箱说：“我们往回吧，油不多了。”这里应该是新区一带，道路宽敞，四周开阔，明亮的灯光让树木下的阴影显得更加深重。牛山指了指前面一处暗处说：“你开到那边，我来导航一

下。”车子缓缓开过去，脱离了灯光的照射。牛山一边在手机上搜索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你今晚到底怎么了，跟竹隐出问题了，我看你刚才的样子有点吓人？”

王小融没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不知道是畏惧前路，还是打算再一次把油门踩到底。牛山扭头看看王小融，她脸部的侧影看上去比正面还要漂亮，有一种雕塑感，几近神圣。王小融也扭过头，牛山擦擦她的额头说：“你都出汗了，感觉刚刚干了什么坏事。”王小融被逗笑了，伸手把牛山的手打开，牛山伸出左手抓住她的手腕，又往怀里一拽，左手前伸搂住王小融的脑袋，两个人开始接吻。王小融摸索着关掉了车灯，这提醒了牛山，他抬眼看看前方，只有一片昏暗，微微泛黄的路灯光和黑暗相互融合，车窗外呈现出一片死寂，到处都是弥漫着时光的残留物。这里不是万松市，更不是南京，也不是酒店或者家里，这里哪里都不是。王小融不失时机地嗯了几声，牛山把手机放好，腾空了两只手对王小融做每一件想做的事。

牛山再次拿起手机时，已经是凌晨三点，过去的两个小时他们尽情放纵，小而严密的轿车有效地把这次漫长的放纵包裹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点。王小融趴在牛山胸口问：“你这是有多久没碰女人了？”牛山有些尴尬，黑暗也不能帮他掩饰。他反问王小融：“现在，你算是跟马竹隐真正分手了吧？”

王小融点点头，又把脑袋埋在牛

山胸口，左手绕在牛山的肩窝处，机械地画着圆圈。

“到底为什么？我走的时候你们不还是好好的吗，一副男才女貌的架势。”

王小融似乎有些不高兴，抬起头梳理一下长发说：“你明天去问滕鹏吧！”

牛山不说话，赶紧把她的脸捧在双手间，放在眼前，似乎这样端详的机会不多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又纠缠了十来分钟后，王小融推开牛山说：“我们回去吧，太晚了，明天你还要开高速呢。”

“你去我房间睡觉吗？”

“去啊，不然还能去哪里呢。不过我还是睡沙发。”王小融打开车灯，开始启动。牛山扭头看看她，在骤然响起的发动机轰鸣声中，他说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站在电梯里上楼时，牛山说：“我睡沙发，你睡床，怎么可能让你睡沙发呢。”王小融笑笑，微微朝牛山倾斜了一点表示感谢，又笑嘻嘻地说：“我回去第一件事要洗澡，太脏了。”牛山有点脸红，低头看看手机，凌晨三点多的手机上呈现出一片死寂，海量的内容都静止不动了，像新鲜的遗迹。

进了房间后，王小融说了声“我先洗澡，你等一会儿啊”，随后她磨磨蹭蹭地脱衣服，同时说着话，仔细地扎头发，缓慢的动作和刻意张开的身体，似乎在弥补此前在黑暗中没有被仔细观赏的遗憾。牛山觉得她突然由黑变白，非常刺眼，看多了会眼睛

痛。收拾了足够长时间，全身赤裸的王小融轻松地朝洗手间走去，牛山在身后一边大口喝茶一边喊：“你身材真是太好了！”

第二天醒来时，王小融已经走了，牛山躺在沙发上看到床上空空荡荡，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他拿起手机看看时间，不过才早晨八点出头，随即滕鹏的电话打了过来，告诉牛山他昨天已经跟马竹隐一道回南京了。牛山大惊失色，坐起来问为什么。

滕鹏发出一阵狂笑，费了好大力气冷静下来：“你一点都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啊，你不是看到我很早就回去了吗？”

“你要是不走就好了！你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竹隐带着王小融到另外一个桌子上敬酒，大家都站起来碰一下，结果呢，大家刚坐下来，三个人就站在陈竹隐面前。你猜是哪三个人？”

“我哪知道，你快说。”

“韩静，和两个侄子！”

牛山大骂一声脏话，从床上蹦下来。滕鹏哈哈一阵大笑说：“我们都没看到竹隐什么表情，我们都知道竹隐喜欢显摆，敬酒就敬酒吧，非要带着王小融，带着就带着吧，还非要十指相扣！韩静看得清清楚楚，松都来不及松啊。韩静走到他们面前，拿起一个红酒瓶就往王小融头上砸，竹隐使劲挡了一下，酒瓶在王小融肩膀上划了一下，应该没什么事。不过接下来事情就大了，韩静正手反手一个劲抽竹隐耳光，一边打一边说着什么，

大概是要杀死两个儿子之类的。竹隐挨了好几下才反应过来，扑通跪了下来，抱着韩静的腿大哭大喊，感觉是他被韩静抛弃了。大家都懵了，几个人反应过来了，赶紧围过去，有人把竹隐拽起来，有人把他们隔开。”

“你呢，你怎么办？”

“我走过去想把王小融拽走，韩静骂我，你们这些狐朋狗友，畜生不如，没有人性！我吓坏了，赶紧转过去把两个侄子保护起来，把他们从包间里推了出来，万一韩静真的要拿两个小家伙出气呢。”

“然后呢？”

“一大群人都去了马竹隐的房间，马竹隐对罗江说了一下，罗江把人都带走了，不过也没走，就在走廊上耗着，一个个七嘴八舌的。”

牛山想了想，那个时候自己要么在洗澡要么已经睡着了。

“我劝韩静不要生气，有什么事回去再说。韩静非要竹隐马上回去离婚，立刻就走。竹隐一个劲求饶，说不要离婚，不要离婚，看在两个儿子的份上不要离婚，自己从此不再跟王小融有任何关系。韩静说除了王小融还有李小融张小融呢，你知道竹隐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去把自己阉了行不行，化学阉割！”滕鹏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牛山厌恶地问他：“竹隐都这样了，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因为他们刚刚把所有能喊来的亲戚都喊来了，竹隐当着所有人的面赔礼道歉，就差又跪下来了，韩静稍微舒服了一点，不离婚了，没事了哈

哈哈。我笑他们没事了。”

“以后事多呢，韩静让竹隐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现眼，以后竹隐怎么可能对她好！”牛山觉得，用这种近似于身败名裂的方式挽回婚姻，恰恰是悖论。

“以后再麻烦也是活该，活该！”滕鹏在那边喊。

“你们是昨天半夜回去的？”

“是啊，罗江找了一个亲戚开车送我们，我说如果累的话我可以开一会儿，我就坐在副驾驶，他们一家四口挤在后排。开始的时候竹隐也没说什么，后来大概是酒醒了很多，开始夸夸其谈，说什么真的没想到她会来，还说什么他和王小融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就差说王小融勾引他的了。韩静也简单，不管竹隐说什么她就一句话，直接去民政局排队，一上班就离婚。竹隐也搞笑，突然一拍大腿说，明天十月七号，还在放假，民政局不上班。韩静说那就后天，后天六点钟去排队，一定要第一个去登记离婚。两个人都气昏了，一路上胡说八道。”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搞忘记了，也一直担心韩静再对我破口大骂啊，何必把你牵扯进来呢。”

“你跟罗江说了后来的情况没有？”

“一直说，罗江基本上两个小时打一个电话给我。我想不起来给你打电话，也是因为他的电话太频繁了。他大概是觉得是因为他邀请我们过来，才给马竹隐机会，间接导致了昨天的事。不过我真的就是不想把你扯进来，

现在告诉你也不迟啊。”

牛山苦笑一声说：“是我开车过来的，她难道不知道啊，她能一路赶到万松，还直接找到酒店，你想想她是不是对竹隐了如指掌，要么找了私人侦探，要么有什么监控手段！”

滕鹏不笑了，叹口气说，“我也一直觉得奇怪，她怎么就能直接找到万国酒店，找到中餐厅，找到包间，还准时赶到酒席上呢？我一直在想这件事，而且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啊，怎么回事？”牛山问。

“什么侦探啊监控的，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把我们的行踪一直跟韩静汇报，发消息发图片。我们一共四个人，竹隐自己不可能，我也不可能，有可能的就只有你和王小融了！”

牛山顿时觉得一阵惶恐涌上来，看看左右，王小融确实离开了，除了茶杯拖鞋可以看出问题之外，房间里看不出第二个人的痕迹，更不用说是王小融的痕迹。他不知道怎么跟滕鹏说，从王小融进门到凌晨时分在沙发上睡着，期间的事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我觉得是王小融！”滕鹏在那边得意地说：“你当然也不可能了，只有王小融有可能，因为这样一来竹隐非离婚不可啊，她就可以跟竹隐在一起了，与其偷偷摸摸，不如大干一场，来个痛快。”

“按照你说的竹隐那种样子，王小融岂不是失望极了！竹隐第一反应不就是不要离婚吗，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

“对啊，这也是一了百了的做法啊，要是我是王小融，与其每天催竹隐离婚，被他甜言蜜语地哄着骗着，还不如看看事到临头他到底怎么选呢！看看关键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选自己就顺理成章，不选自己就愿赌服输。”

“照你这么说，王小融是一个刚烈的女人啊，敢做敢当。”牛山笑着说。

“有勇有谋，你不觉得吗？”滕鹏在那头带着几分享受说道。

“那王小融呢？韩静来了之后她去哪里了？”牛山问滕鹏。

“对啊，我们把她忘记了！昨晚她走了就不见了，行李还丢在竹隐的房间里，韩静把她的衣服撕得粉碎，把化妆品都砸了，要不是儿子在场，

她大概能放一把火把王小融的箱子烧了。你看到王小融没有？”

“我怎么会看到她？我还没醒就被你电话吵醒了。她不会有事吧，会不会看到竹隐那个死样子想不开？”牛山做出非常担心的样子，抬高了声音问。滕鹏也紧张起来，“那我不跟你说了，你赶紧去找她啊！”

“好的，我马上去找她，我有她电话，昨天中午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喊我下楼吃饭的。”牛山在滕鹏的催促声中答应着，又严肃而迟钝地说：“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是我一直在给韩静发图片，发定位。不是王小融，如果王小融要发图片，她怎么能远远地把自己也拍进去呢？”

海角无声

端木赐

1

我看到清晨的海，正温柔地捧起一束苍凉又耀眼的日光。我所在的城市，像是穿越了整个冬天的巨轮，原本就锈迹斑斑的上面，泛起了薄薄的奶油色。请容许我把自已形容成生猛海鲜——必须要打起精神来，才能与世俗剥离。人流密集的地铁车厢里，虽然谈不上弱肉强食，但总要保持提防和警惕。小虾小蟹一样被一网打尽的人群，相互之间充满了敌意，如果用心察觉，还可以遇见眉心上铁青色的死亡。拥挤中酝酿着一场无声的战役，每个人都是易怒的，寻求一个释放的好时机。争端总是一触即发，揭开这疯狂又混乱的一天。

一团又一团的春雪降落以后，地面上点缀着绵密的水珠。眼睛里悬着一片混沌的雾气，春天就在痒痒的鼻息中变得愈发浓郁起来，泛起了桃红的诱惑和闹意。毛茸茸的桃花怀着泥土与腐叶的气息，前仰后合地盛开了。昆虫也纷纷从土壤里破壳而出，围着毛茸茸的花蕊嗡嗡盘旋着。春天终究是柔软的铺陈。恍如隔世的我，脚步有搁浅的感觉，灵魂就这样轻飘飘的，徘徊于人世间。我轻声呢喃，怎么连桃花都盛开了，真是一点预兆都没有。桃花总是任性的，说开就开，说败就败。满城跑的出租车师傅嘟囔着，这都快开没了。我有些不悦，低头继续玩手机，无聊地刷着朋友圈。师傅说，不会头晕吗，看看远处的树多好。他似乎对我的沉默颇有微词。杨树已经开始吐毛了，那些漫天飞舞的絮状物，凶险得像是着了魔。

我连续打了三个响亮的喷嚏。师傅对我说，他们给杨树使用了一种“神奇药剂”，能够让杨树不再吐毛，但是再吐出来的，却是黏糊糊的“胶”。每天清晨，他都要煞费苦心地去擦拭挡风玻璃。我凝神聚气地看，果然在车窗上察觉到了痕迹。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听到过的最有趣的笑话了。叛逆的树总要报复一下人类，似乎吐啊吐啊的，它们就习惯了。我笑得前仰后合，或许是许久没有遇见如此明媚的午后，心情也变得舒畅了许多。车窗外一片绿意陡峭，微小的悸动被不断催生而出。没有任何起承转合，春天就煞有介事地钻入了身体，孕育出美好的光景。

后知后觉的我，实际上是有些恐慌的。每一个季节的轮转，都带着不可置信的力量。身体还没能从上一个季节的情绪中脱离，天气就已经幻化成了另外的模样。

并不是我在抵制春天，而是我扮演了焦虑的角色。长吁短叹之际，内心恍然浮现一个声音：这么好的时节，应该去海边度假才对。我常常为一些无端出现的“挑拨”感到苦恼。我似乎拥有双重的身份，过着冒险家的生活——低垂飞翔且无意冒犯，逾越常识而没有边际。此时我能想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虚无的海。人类一旦无聊至极，思想就会耐人寻味。我的肠胃蠢蠢欲动，它似乎需要一些灵活的食物，可以让我颠三倒四，甚至魂不守舍。曲曲折折的消化道中，居住着性格孤僻的收藏家，它驯养了无数的亡魂，将吞噬与进化演绎成史诗。人性的饱满与多样，总是伴随着食谱的不断更迭，无非是消化不良罢了，这不算什么。

一层一层绵密的浪花，向着港口与人群涌去。这是一场有关宿命的描摹——既是一场追赶，又是一次诱惑。那些即将上岸的哀愁，夹杂着满腹的爱恋，不断用身体拍打着，试图摆脱长久的枷锁，却不知凡尘里无处不是捕捞的网。它们的身体布满了海洋的密码，并深知洋流变幻的秘密。十八岁以前，我痛恨所有鱼类，这是一种被写入基因的情感。与其说是痛恨，不如说是为恐惧而诞生，它们来自深渊，周身缭绕着死亡气息。岸上的叫卖声懒洋洋的，汇聚成了嘈杂的雷音，

让所有的不知所措的腿，都张牙舞爪地挥动起来。哎呀呀。哎呀呀。与海水相承一脉的柔软，或是奄奄一息地吐着泡沫，将一生的杂质倾尽而出。泥沙散去。声泪俱下。没有什么比脱水而亡更加残暴的酷刑了，身体被抹了盐巴去晾晒，一道道灵魂就这样直直地蒸腾而去。这让空气变得欢腾，蝇虫不断地降落，试图捕获什么。

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着，附近大排档油烟火爆，配合着铁勺铁锅的碰撞，混合着辣子和葱姜，诱惑的香气四处逃散。气味与日光的交织，让空气变得光怪陆离。我摒弃了身为人类的骄傲，却意外俘获了俗世的光泽。值得庆幸的是，饥饿和死亡总是隔空相望，所谓天机不可泄露，我不用于为所有的死亡负累。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成为死亡的一部分。

“有腥气”，我忽然想到这个美好的字眼，在粤语发音中，它是“有希望”的意思。我默念这三个字，似乎在字句之间，找到了某种奇异的弹性。它微弱又渺小，混迹在人群中央，随时都会冒出来，这种不可言喻的愉悦，俨然被挂在了嘴角。我们所钟情的事物，就这样冒失地出现在大地上，骤然地绽放，滚烫如烈火。乃至至于欣喜又不敢触碰。

2

正午时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独自在水边，他一只手插在裤袋中，一只手放风筝，乃至于一天的风，都奶声奶气的。我问他，去往大甲岛要

多久？他不假思索地说，要很远很远。可是到底有多远，他也说不出来。这个问题对于我而言，其实也只不过是日常无意义的消遣罢了。我有时候也会苛责自己，为了靠近市井，说了太多无用的废话。起初，对于我的靠近，男孩表现出了一股呼之欲出的热情，但似乎又寻味到一丝警惕。对话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我又向靠岸的渔民请教，并故意将声音提高了分贝。回答依旧模棱两可，三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他们对这座岛屿完全没有概念似的，记忆模糊而浅薄，仿佛被上帝遗弃在了时间之外，既不会衰老，也不会死亡。太阳越来越大了，整个港口都像烧着一团大火。

有人戴上了墨镜，然后用纱巾将头部团团围住，我却挽起衣袖，努力将皮肤暴露。漫长的等待过后，我和男孩告别，并沿着涉水的台阶，跃上了小小的柴油船，哒哒的发动机声中燃烧出了芒果的香味。海水也渐入佳境，从浑浊变作了蔚蓝，像抖动的华美丝绒，而我们只不过是上面，隔靴搔痒的跳蚤。我用一只手将帽子稳稳压在头顶，或许谦逊才是飞翔的姿态。这一刻，连嗅觉都变得信马由缰，可一旦离开了海岸，就失去了捕捉的目标。十分有趣的是，我们不仅远离了人群，还远离了鱼和藻的味道。再无其他蛛丝马迹，那些浓烈刺鼻的腥气，竟然只是人类的附庸，宛如布满情欲的房间，细菌和病毒一样被滋养。

我不会凫水，更不懂得自救，看似放松地倚靠栏杆，却将浑身的肌肉紧绷。我坚信，自己与水有着复杂的

牵绊。还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来到大陆最南端，有人好奇地问我，是否见过这样繁盛的树木，这样充沛的雨水，以及这样炽烈的太阳。我整个人都融化在了夏日里，浸透在酸腐的汗液之中，仿佛经受了一次凌辱。他似乎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西北人，装模作样地穿着椰子树图案的衣衫。多年来兜兜转转，我始终徘徊在有水的城市，试图将灵魂慢慢滋养。无比确信的是，我是土命人，从不属于任何一片水域，它没有哺育我的祖先，更不会滋养我的身体。无论我饱含多少氩氙的水汽，都填不满那无垠的荒凉。

小船上有两对甜蜜的恋人，达成了默契一样，都爱穿白色T恤。这里既有异性之恋，也有同性之爱，远离尘世以后，所有亲密举动都不再设防。小船忽然变得局促不安，在无数个船体绷直的瞬间，有人发出惊呼声。实际上，这是有些过瘾的，我每天都在脑海中，模拟各种意外的发生，交通意外、溺死或者触电等等，我相信意外身亡总比老死要强百倍。白头偕老之类，根本无法揣摩。我亲近所有的水域，哪怕是一条沟渠，也是美妙的。如果水里有挣扎不出的灵魂，那么这里面一定有我的故人。我相信所有的水脉都是贯通的。

去年冬天，一个故人在上海自杀了。没有人知道他死亡的真相。街角便利店的摄像头，捕捉到了他模糊的身影，手里提着水果袋匆匆掠过，就像某个平淡的日常。与江海贯通的漂流，让他彻底没有了踪迹。如果得偿所愿，那么他将贯通整个地球或宇宙，

穿越永恒的迷雾。我听说，他远方的母亲日夜啜泣，手里面捧着一封曾被忽略的告别书信。他说，要折一只小小的纸船，去往深邃的大海。她已经失去了控诉的力量，只好祝福儿子早日上岸。我又能安慰她什么呢？陌生的水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场决绝的流亡啊。

但这样的死亡或许也是完美的。我期待所有的未知之地，与万物擦肩而过，死去的他会在水中与我握手吗？我恍惚又遇见了那个彼岸的男孩，只用一只手完成了放逐与控制，却将另外一只手藏在了暗处，准备和所有陌生而有趣的灵魂，郑重地握一次手。真是如此简单有力的，又声嘶力竭的问候。当时间成了一片废墟，或许也无所谓告别，何谈生与死了。

3

抵达海岛的时候，小纯已经在沙滩上搭帐篷了，短短一个小时，就被晒得像煮熟了的螃蟹。花花绿绿的帐篷，沿着山石排列成了迷魂阵。微微一抬头，就是太阳毒辣的刺。明晃晃的沙滩上，螃蟹似的横着走是有科学依据的。扁扁的身体，可以减少受伤的面积。只是暴晒而已，就让我们显露出荒岛求生的窘境。清点物资，只有少量的淡水，以及现金。一台照相机，一块备用电池。我们几乎没有准备食物。没有其他家用电器，更没有WIFI信号。

沙滩的形状是狭长的，被一块巨大嶙峋的黑石包裹。黑色的石头像妖

怪一样，皮肤虽然粗糙，但每一个毛孔都会呼吸，上面覆盖着已经干涸的藻类。我不知道海岛的另外一侧，会是什么鬼样子。荒无人烟？寸草不生？总而言之，以肉眼可见的范围来判断，岛屿的面积并不大，或许一场暴风雨，就足以令它香消玉殒。当然，这里也不会有什么舒适的旅馆，只有一群劫后余生的人，放荡与狂欢是这里唯一的主题。不得不说的是，每一次海边露营都是魂牵梦绕下，极其糟糕的体验。我所热爱的海边，无非就是荒无人烟的寂静。

铺子里卖的泳衣丑爆了，小纯犹豫了许久也不愿买，哪怕是一次性的丑也不接受。我嘲笑她，这和一次性的妆容，一次性的爱情，又有什么分别，潮水过去了，什么都剩不下。在医学上，其实也有同样的术语，叫做“一过性”——它往往有明显的诱因，在短时间内反复出现，但是随着诱因消除，症状很快就会消失。小纯问我要不要买双拖鞋，但是又不好自作主张。我瞧了瞧，竟然浑身都在抵触。实用主义者一定会鄙视我。

我以为，这个世界完全可以再愚笨一些，但丑绝对是无法容忍的。那对年轻的小情侣，穿着相同款式的溯溪鞋掠过，青涩的脸上写着天荒地老。你看看人家，轻车熟路的，都是有备而来。小纯不以为然，就这样痞痞地走开了。发烫的沙子正驱赶人们下水，脚面反射出了刺眼的白光。晒不黑几乎成了我的致命伤，说明我和太阳，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其实，让小纯来海边度假，100%

不是一个好主意。果然一回头，小纯已经在海中“飘荡”了，因为不会游泳，动作有些滑稽。小纯总是笃定地说，未来的某一天，会患上精神分裂，选择自杀或许是最好的结束。我有很多热衷于死亡的朋友，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我只好祝福他们。对于冒失的人类来说，所有的探索都是局限的，比如海洋，比如命运。我们很难判断“安全”的界限。这可不是虐恋与游戏，双方约定好“安全词”即可。

长久以来，我用来维系生存的方式是最蠢笨的一种，全都凭借身体的记忆。当然，这通常需要一种严苛的训练。和我的生命相互纠缠的母亲，有她独到的一面。她总是喋喋不休，以规范我的行为。她像是宗教一样在强化我，让我在魂游天外的时候，也可以长久地在人世漂流下去。如果死亡是流动的，那么与之对应的我，早已经选择了顺遂。他们都说我的人生布满了“顺”的意味，并为此担忧我的未来，“你如果再经受一些挫折，或许就会更好。”我不知道挫折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说这话的时候，都摆出老气横秋的嘴脸。

天气太热了，有人用网兜固定了西瓜，浸泡在海水中降温。我缓缓向海水走去，看着小纯欢天喜地的样子，内心也有些跃跃欲试了。这是接近大海的好时机，错过了就不再有。我试图要靠近小纯，但是海水给了我很多阻碍。脚下一半是沙子，一半是坚固的石头。那块巨大的礁石，一边粘连着海岛，一边投身入海，浑身都是嶙峋的刀子。小纯异想天开地说，想要

到前面浮出水面的一块礁石去。不会游泳的我们，必须踩着石头走过去。疼痛变得肤浅，事实证明，海之于我们，与浴场的分别并不大。所有的欢欣鼓舞，都是短暂的停留。

那块礁石我们谁也没能爬上去。后来，我们就坐在帐篷前，给自己伤口上药。这一次，我忽略了所有的野营装备，就是没能忘记治疗外伤的药。那瓶液体创可贴，散发出指甲油的呛鼻味道，用小刷子涂抹后，可以在伤口上凝结成保护的薄膜。用医用酒精去灼烧伤口，也不会比它更疼了。我深爱这瓶药水，并常年随身携带。流血似乎总是无法避免的，我可能就是在等待着所有受伤的机会。意外的到来，是来不及说“安全词”的，每次鲜红渗出的瞬间，我都变得冷静而兴奋。我口中的“安全词”，最终都变成了粗口。

我亏欠了自己太多，这样的无礼和粗俗，以及很多个学坏的机会。我应该找个恰当的场所，认认真真的说完这些话，然后告诉自己，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伤口很快就会结痂了，小纯开始皱眉的时候，我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不爱，这些短暂又尖锐的，“一过性”的疼痛。决不能让自己过得舒坦，这又何尝不是内心的困境。

4

岛上只有几间铁皮房，除了淋浴室，就是脏乱的厨房了。他们卖些又贵又难吃的菜品，并租赁帐篷给这些

无知的游客。铁皮房上用红油漆写着“海胆”两个大字，大概是主人的另一项营生。黑炭一样的男人，大咧咧地坐在淋浴房门口收钱。不管热水够不够用，来这里的人都是亡命之徒，从不讲价还价。交了10元现金，洗去身上的泥沙，带着一身“海胆”的腥味，又重新沾染泥沙。夜晚在我走出淋浴房的瞬间，就如此灿烂地降临了。

一抹潮红落在海岸上，黑暗混着血与沙盛开了。无论怎么逃避，夜晚都是绽放的，令人沉醉又着迷的存在。它无法让人拒绝，又让人感到了恐惧。或许只有睡眠，才是人类抵抗黑暗的唯一途径。我实在太嗜睡了，无法拒绝梦魇的诱惑。在这偏僻的海岛上，夜晚被撕开了一个角落，一不小心就会掉落其间，有迷途了的鸟兽。炭火徐徐上升，碎碎的火星在空中旋转着，烧不尽的黑暗里，潜伏着饥渴的野性，人们在狂欢中实现救赎。我渐渐被这氛围感染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胆怯的。疯狂将战胜一切，包括我的假面，以及所有负面情绪。

海浪似乎也投降了，渐渐成了和声。沙滩上的音箱里，发出火爆的重音，他们围着圈子跳舞唱歌，相互追逐嬉闹。并没有不合时宜的，他们成功将城市的嘈杂，移植到了这个荒岛上。火焰与食材的碰撞，也需要默契与配合。我将抹了酱料的肉食，一点点穿到竹签上，才发现手掌上布满了隐秘的伤口。我们放弃了难吃的烤肉，买了几罐不怎么凉的啤酒，懒洋洋地坐在了帐篷里。罐子一直在出汗，我也在出汗。这点酒不算什么，既然喝不

醉，就远得不到满足。小纯实在太累了，酒还没喝完，就已经发出轻轻的鼾声。我轻轻唤小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帐篷外稀稀落落的光，将小纯的脸照亮，疲倦的样子是那么悲伤。

在乡下的房子里，我们也曾把酒言欢，这竟然已经是两年前的往事。十月份的东北，已经烧了火炕，眉眼里生得都是桃花。那一晚，酒过三巡迈出房间，不知道是谁关了门，屋子里的欢笑声肆无忌惮，似乎在议论我的离开。我彻底陷入黑暗而不可自拔，跌跌撞撞摸到书架，摸到花与叶子，摸到那些易碎的瓷瓶。我不敢再继续触摸，冒失会使屋子一片狼藉。我大声呼喊小纯，第一次感到了绝望。哪怕城市里污秽横流，却永远没有如此纯粹的黑。

闷热的空气让人感到窒息，不知道小纯如何睡得甜甜。蹑手蹑脚地走出帐篷，才感受到一丝倒灌的凉意。手机已经彻底没有电了，不知道夜晚还有多久。海岸上几乎没有睡眠，小纯成了特立独行的存在。男人女人围着烤炉，赤裸着身体摇摇晃晃。夜深了，烧烤还在继续。到底要携带多少食材过来，才能将这个夜晚彻底填满。渐渐地，沙滩上的人变得有些诡异起来，显然是食材不够用了。一些人陆续离开了篝火，开始在水边鬼鬼祟祟地游走。

他们中有些人拿着网，有些人拿着刀子。不一会儿，网兜中就多了螃蟹。螃蟹往沙子里钻，却被他们变魔术一样，一个个地掏了出来。欢呼声此起彼伏，源源不断的食物被从水中打捞而出。甚至不需要如何处理，用海水洗去螃蟹外表的沙子，就可以在火上

舞蹈了。我诧异极了，眼瞅着螃蟹一个个升天，原来傍海而生的人，都是这么神奇。螃蟹橙黄橙黄的，一声一声的脆响，就爆裂出嫩白的肉。我还遇到一个颇长的少年，他瘦得像是一把剑，在岩石上不断切割。礁石是黑漆漆的，皮肤是黑黝黝的，唯独刀子是白亮亮的。我好奇地问他，这是什么的东西。他看都不看我一眼，说是海参，就再一言不发了，冷酷得像个杀手。

有那么一刻，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疾奔，喉咙里发出收获的声音。就像神秘的咒语，催生着大海不断地奉献。那些鱼虾蟹，就疯了一样跳出海面。他们都有自己的诀窍与器具，维持着整个夜晚在生长，食物源源不断地被火焰质问。我像是一个局外人，在他们身边游荡，却并不被接纳，重新回到了饥肠辘辘的状态。生存伴随着掠夺与破坏，这样看来，我原本的生存方式，实在太过婉转而没有意义了。我和小纯这两个异乡人，就这样被大海排斥在了人群之外。我只能在沙滩的边缘地带，游魂一样静悄悄地行走。

在海岸的边缘，礁石像一方秘境。月光如少女般攀附在上面，露出诱惑的香肩。我赤脚而上，与她并肩而栖，完成了一次触碰。我们交换了身体，交换了灵魂。我一会儿是岩石，一会儿是月光，一会儿是黑暗处接吻的少年。身体快速地衰老，又恢复青春，永远不会磨灭。我与大海的缘分，始终是无声的对峙。星河璀璨，似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癫狂境界。他们周身环绕着萤光，妩媚得就像桃花酿的酒。

我听到小纯叫我，飘飘渺渺的，可我哑口无言。

凌晨四点钟左右，天气越来越凉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人类的体温。真的是元气大伤，这比彻夜不睡还要煎熬，差点就没有力气走回帐篷了，但是我知道，有人在等我。我憋了很久的尿，却发现没有无人的角落。到处都是垃圾，索性就无伤大雅地，大大方方畅快淋漓。我忽然想到荒岛余生，但真正的绝望远不止于此。

5

清晨，我才回到帐篷，那里空无一人。我看到小纯远远地回来了，捡了一书包的贝壳。走路的时候，都要十分小心才行，竹签、玻璃、铝皮，各种杂物碎屑，已经堆满了整个沙滩。我远远低估了他们的疯狂，夜幕褪去就是真实的犯罪现场，炭火的余温不见了，剩下的都是苍茫与疲倦。几乎所有的帐篷都敞着口，能够看见所有花花绿绿的短裤，他们醒着或睡着，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沙滩将所有人的精气都吸走了，然后唤醒了新的一天。

小纯将花花绿绿的贝壳，一片一片由大到小地排列，并一一点评它们的美好。我喜欢黑色的那枚。小纯喜欢白色的那枚。它们都是大海的弃儿，有些还奄奄一息的，有些还牵连着腐肉，但大多数都已经死去，带着无数微小的缺口。这些破损的贝壳，如果继续破损下去，就能变成雪白的砂砾。放眼望去，沙滩已经不是我们来时的

样子，我恨不得早点离开。

铁皮房门口有个水龙头，俨然没有过多的淡水用来洗漱了。没办法梳妆的男女，黑眼圈被赤裸裸地呈现。我再次见到了那两对小情侣。整个夜晚，我走遍了整个海岸线，却始终没有见过他们的踪迹。男孩说，他们去潜水了。或许是有所遗漏，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潜水的设施提供。有趣的是，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倦意，反而透露出意犹未尽来。我用矿泉水勉强刷了牙，忽然觉得脖子火辣辣的疼。我还是被晒伤了，竟然隔了夜才发现。

太阳越挂越高，倦怠终于成了唯一的主题。我们不是岛上的第一批游客，新的队伍已经陆续靠岸。世上有这么多荒凉的岛屿，就有比它们更荒凉的人群。看着那些在搭帐篷的新鲜面孔，我的内心已经开始鄙夷。一个浪席卷而来，却没有将垃圾全部带走。人们就那样懒洋洋地躺在椰子树下面，将肉体的美好展露无遗。回程的船已经在等我们了。有人放起了风筝，我忽然想起了岸上的男孩，他那时候的沉默，弥散出了恒久的悲伤。我曾经似乎也和他一样，守候在某个角落，看着无聊的人群熙熙攘攘，不知如何打发时间。

重新靠近港口，我似乎又活了过来。船上的旗子用尽了浑身力气，由南向北挥动。长方形的绒布，在风中不断变换着形状。天空瓦蓝瓦蓝的，

当风吹得越来越澎湃的时候，云忽然不见了。慌张是不可描摹的春天，像是野草乱乱地萌发。我在心中模仿风中的旗子，和它一样舒展开来。风来的时候，头发也在生长。有那么一刻，它是完全平展的，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连续的恒稳的大风让时间静止了。然后是更猛烈的风，让它剧烈地颤抖。

回到宾馆打开了电视，纪录片在讲述一座海滨小岛。黑色的礁石在蠕动，上面站着两个虚无的影子，看轮廓似乎就是我和小纯两个人，他们的腿部肌肉孔武有力，像是威风的黑武士，正在筹谋一场无声的战役。电视节目倏地被调成了静音，海浪迂迂回回，冲刷着花花绿绿的沙子，将一片片破损的贝壳送上岸。他们似乎在耳语，可我完全听不到，但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春天在降临的时候，大地已被海水灌溉，蔷薇花在盐水中盛开了。

离开岛屿的那天，回归的是真实的我们，抑或者只是一个虚像。眼前的一切都虚晃着，真实的我和小纯，是不是已经死在了海岛上，谁也不敢确信。屏幕上雪白的斑点哗哗作响，流散成另一片海洋。这个故事没有结局。我只是坚信着，比春天更温暖的，当然就是海了。我们去喝酒吧，小纯忽然提议。我点点头，重新打起精神来，选了最近的一家大排档。

虚构的生活与非虚构写作

张艳梅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广受关注和热议的文学现象，除文学自身影响外，还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有学者认为非虚构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给疲弱的当代写作注入了来自生活本体的在场感和真实性；也有学者认为非虚构并不是新生事物，与报告文学、纪传体等有着文体形态上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因而对这一提法和命名持质疑态度。与此同时，更多写作者和研究者认为，虽然非虚构写作既拯救不了文学，也拯救不了生活，但仍有必要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因为这一写作潮流部分地恢复了文学对于生活的能指。

本文不准备探讨非虚构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把重点放在非虚构写作带来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以及如何避免其自身的局限性。借用王晖的观点，“非虚构”文学可以看成是一个大的文学类型的集合，田野调查、新闻真实、文献价值、跨文体呈现是其基本内核（王晖《“非虚构”的内涵和意义》）。已有的影响比较大的非虚构作品，多以个人独特的观察、思考和呈现，提供对于历史、现实生活，及个体命运的记录和反思，其中不乏饱满的情感和深度的批判。至于回到生活，只是书写者的一种姿态和路径，并不是文本的唯一特质。就文

本本身而言，回到生活不是情感轨迹的终点，而是思想轨迹的起点。

非虚构写作的聚焦

非虚构突出在场和实证。这一特征听起来与近年来倡导的文学要“接地气”有些关联，而实际上，“接地气”的提法，在很多作家那里并没有认同感，尤其是深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对传统写法持保留意见的作家，从未把“接地气”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们反对文学来源于生活，相反，写作者都深知，没有生活基础的虚构是没有意义的。虚构不等于脱离生活，非虚构也并非不证自明地具备了生活的通行证。那么，“深入生活”这一提法，被反复强调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和实践活动，是源于写作者已经习惯了把自己从生活中抽离出来的姿态？这种国家层面的倡导与作家主体认知之间，是否还存在某些更深层次的裂痕？作家们究竟是缺少生活，还是过度沉溺生活，是缺少思想和精神上的高度，还是始终带着优越感高高在上俯瞰时代生活？带着这些疑问，考察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轨迹和现状，可能会得出一些更有意思的结论。

非虚构最直观的表象是真实和理性。亲历者的在场体验，往往给读者带来深深的触动。梁庄、松穹、甘南、瞻对、羊道、定西、石岭乡，这些地理文化符号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里面包含着无数血泪和悲欢，乡村的生与死，无法摆脱

的精神荒芜与情感困境，难以跨越的历史循环和终极追问。一片庄稼，一栋老屋，一座孤山，一条大河，一个村庄，一段历史，写作者平心静气地白描出来，文字背后有撕心裂肺的疼痛，也有直抵灵魂的抚慰，与生活同步的介入感和代入感，让这种同构性成为心理共鸣的基础。梳理一下，我们看到的非虚构文学大致集中于乡村考察、社会热点、人物传记和回忆录等。包括《梁庄》《生死十日谈》《羊道》《松穹纪事》《盖楼记》；《中关村笔记》《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中国，少了一味药》《在东莞》《打工记》《上课记》《白老虎》；《瞻对》《回望》《甘南纪事》《沉默将军》《既贱且辱此一生》《我们的抗日》《定西笔记》《宝座》《爽》等。《人民文学》的“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收获》的“说吧记忆”、《当代》的“往事”和“纪事”、《花城》的“家族记忆”等，都算是对非虚构写作热潮的回应。

梁鸿的梁庄，使得乡村话题以一种新的方式进入到公共话语空间。首先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的具象化；其次是个人体验的公共化和普泛化。乡村问题在“三农”成为时代热词之后的那段时间，在公共话语层面的探讨是从制度角度切入的，试图解决的是农民的出路，农村的发展模式，农业的可持续增长。从“三农”问题提出，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顶层设计的出台，困境和危局被转换，路径似乎也比较明晰了。而近几年文科博士春节返乡见闻，以鲜活生动的直观性吸引大众目光，很快成为

新的网络热词，从普遍点赞到成为炮轰对象，这中间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的分裂，公共平台多种声音的对抗，都是意味深长的。这是自媒体写作时代的一种表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非虚构写作者的乡村聚焦，写作基础是个人化的经历体验，包含着知识分子的精神乡愁和文化乡愁；同时也传递出中国社会转型期比较普遍的心理焦虑和思想困惑。对于时代的整体走向和理想的社会形态，缺少足够的认同感和预见性，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面对日益技术化的生活，不仅沦为生活的模仿者和阐释者，其身份的自觉性和存在感还在不断弱化，这些都使得非虚构写作倾向于把个体与外界的紧张关系，转换为客观的乡村见闻，以这样回到生活本身的积极姿态，强化社会发展的主观参与度。

非虚构写作的两难

非虚构写作热潮，是由媒体、写作者和研究者共同推动的。其中既包括报纸、文学期刊、学术刊物等传统媒体，也包括微博、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写作者以作家和学者为主；研究者主要来自文学和社会学两大群体。公共媒体与自媒体的互动，作家与学者身份的置换，文学与社会学研究者的跨界，在非虚构写作这个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直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进一步提升了非虚构写作的关注度，并且在研究领域，带来了不少关于非虚构的

争议和分歧。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是个人化的，却不是小众的，虽然不乏个人感怀，民族创痛和社会苦难却是她一贯坚持的主题。于她所经历的时代而言，她从来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也不是一个狂热的参与者，面对民族战争，公共政治，家国命运，个人生活，她始终保持敏锐的目光，审慎的观察，理性的思考，冷峻的呈现，尖锐的追问，严肃的批判。她的写作，超越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笼罩，也摆脱了个人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局限，在他人和自我的讲述中，不断还原历史，重建记忆。如果我们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作为镜像，不难发现，我们的非虚构写作还有很多值得去挖掘的题材和思想提升的空间。

较之文学虚构，非虚构写作有着更明确的时间、事件、因果等要素。这种定位方式，便于个人记忆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构成等量的对话关系。这并不是说非虚构必须追求时代性，具备鲜活的时代性也未必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另外，一些过于严肃沉重的历史话题，同样很难在大众阅读中唤起共鸣。具体到泛娱乐化时代，小说的非虚构与新闻的虚构，形成了吊诡的对应关系，即使我们可以从小说中看到更多生活真相，非虚构小说也无法与各种八卦新闻争夺读者，也无法成为指导生活的现实经验。倡导非虚构写作，无非是希望在认知、体验和反思性上，给写作者和读者提供更多可能。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现实关怀，非虚构带来的是去蔽、复现和

拉近。把长镜头中的乡村生活、历史事件拉近，把迷失在细碎感性中而远离理性思考的读者拉近。走出书斋的写作者，带着怎样的眼光和初衷，走向乡村、田野，走进车间、矿区，走进战争和政治运动、灾难和历史记忆，也是非虚构文学研究者一直关注的课题。知识分子求真的历史使命感，文化启蒙的立场，同情弱者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不忘初心的家园情结，都是非虚构写作的内在动力。当我们打开一个稍微广阔的空间，非虚构写作的出现，突破了封闭的文学观，以及自我封闭的世界观。当这种突破成为某种自觉意识，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楚门的世界。社会发展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也在不断制造问题，虚构文学长久以来追求的价值理性最大化，是经由虚构之途抵达本质真实，提供的是问题的成因；而非虚构文学则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是面对本质主义危机的世界秩序，还是充满病态但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打破并没有那么容易，疼痛也容易变成廉价的秀场，而这正是非虚构写作需要避开的陷阱和无限可能之所在。

非虚构对立面是网络文学，类型小说，穿越和玄幻，以非虚构作为抗衡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是纯文学，当下虚构文学的主流同样是小时代小叙事，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对乡土叙事不感兴趣，时代、家国、民族等大词也很少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非虚构中的回忆录和个人生活史，并不是私小说，虽然讲述和记录的多半是个体经验，话题却往往是公共性的，

而且田野调查者大都站在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写作初衷也多是现实关怀和思想启蒙。泛娱乐化时代，公共经验表演化，公共意见民粹化，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非虚构写作可贵之处在于坚持话题公共性，又拒绝被公共话语通约。以非虚构文本中的乡村题材为例，梁庄也好，松穹也好，这些乡村形象是具体可感的，是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非虚构拓展文体边界的同时，也延展了文学的伦理边界和认知边界。

非虚构写作的选择

非虚构写作是有立场的。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也是思考和研究的过程。写作者通过亲身经历，他人口述，文献归纳，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某一历史片段、社会现象、公共事件，或者村庄、家族、个体命运，而这种呈现，首先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立场。以王小妮、孙慧芬、梁鸿、李娟、黄灯、乔叶等女性写作者为例，她们笔下的乡村现实与日常生活，不仅真切感人，而且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有趣的是，个人化写作中的女性视角引发了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我们去关注非虚构，研究非虚构，既对这一文体形式感兴趣，也对非虚构作者的思想倾向、情感立场，甚至性别叙事倾向感兴趣。

非虚构作家是在场的。王春林认为，“非虚构”文学的鼎盛正是因为写作者对暧昧复杂的社会现实有所勘

探、辨析；而读者从阅读中能获得关于当下复杂社会问题的文学性解答。（王春林《长篇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一种趋势》）或许对任何社会问题给出明确解答，都不是文学的责任，不过，身处媒体虚构信息泛滥的娱乐化社会里，愿意去追问真相肯定是非常可贵的。当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转型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写作者身在其中，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难免深受触动。日新月异的发展形成了令人晕眩的陶醉效应，却又难免感到不安和深深的无力感。物化、工具化的过程非常迅疾，多数人裹挟其中，不断追逐占有，同时摇摇欲坠，非虚构试图打碎这些幻觉，直面现实的伤痛和荒诞，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真实的声音。写作者无论是作家、学者，还是记者、打工者，通过口述史、田野调查、独立镜头，为我们提供的都是一种抵抗。拒绝被异化，也拒绝被同化的追求，其实是一种反拨，是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性确认。

纯粹的个人化写作，与公共阅读期待之间的错位和耦合，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的角度。非虚构试图打破写作者和阅读者的相互嘲笑与怀疑，让喧嚣的生活，适度回归理性的沉默。这一写作姿态既来自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影响，也来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非虚构的现实主义与虚构的现实主义二者之间，不仅仅是叙事的危机，更主要的是生活的危机。放大一个点，还原一个世界，带

着感情和思考，提供更丰富的认知理解可能，是非虚构写作者大体相似的初衷。一方面，我们习惯于以群体主义的模糊边缘自我保护，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完全放弃把自我标记出来的内在心理指向。所以，非虚构写作缓释了时代参与者的焦虑感，而社会观察者的忧患意识，最终还是把个人的声音转化成了时代的声音。

和一位作家聊天，说起还有很多题材，比如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比如说移民、拆迁、上访、灾后、失独，比如说环境污染、民间宗教信仰等话题，都希望看到更多非虚构作品。除情感复制以外，走马观花的掠影，居高临下的静观，时代洞察力的贫弱，独立思想能力的匮乏，也是非虚构写作要克服的巨大障碍。随着远离现实生活的网络文学日益覆盖，纯文学写作者对宏大叙事也在逐渐失去兴趣，文学与生活的距离还会不断拉大。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本身有太多虚构、虚伪和虚幻，那么，追求真实，追踪事实，追问真相，始终都是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社会价值。非虚构写作是文学多元化的表现，或许可以说，这种写作范式的影响及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也是思想史意义上的。